目录

[第一章 2](#_Toc173094956)

[第二章 5](#_Toc173094957)

[第三章 10](#_Toc173094958)

[第四章 15](#_Toc173094959)

[第五章 22](#_Toc173094960)

[第六章 28](#_Toc173094961)

[第七章 37](#_Toc173094962)

[第八章 40](#_Toc173094963)

[第九章 51](#_Toc173094964)

[第十章 68](#_Toc173094965)

[第十一章 77](#_Toc173094966)

[第十二章 87](#_Toc173094967)

[第十三章 96](#_Toc173094968)

[第十四章 106](#_Toc173094969)

[第十五章（残缺） 116](#_Toc173094970)

我无所不知，慢着，这不是傲慢。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们想要从现实的复杂中解脱出来，却又迷恋于其中的一小部分（确实很小）。抱歉，我不想让你们感到困惑，我只是想说，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本小说的主题（主旨）是什么，就是欢愉，没错，纯粹的乐子。所以，请「相信」，我只是想帮你。

By Diomuses

### 第一章

“这是……在哪？”

尤百合从地上缓缓爬起，一脸懵逼，完全理不清现在的状况。她打量了一遍自己全身，发现自己穿着各种奇怪的服饰：黑色的皮革胸甲，上面有银色的金属饰品和鲜红色的宝石，胳膊和腿都裹着灰色的布条，腰间系着一条白色的腰带，上面挂着一柄短剑和一把匕首。

“哇？！这胸甲是怎么回事，好重哦。”

尤百合用双手托着自己的胸部，猛然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女孩子！恐慌之时，她赶紧伸手向自己下半身摸索，一无所有！她悲愤地仰天长啸。

“完蛋！”

突然周围有火光亮起，像声控灯一样，尤百合的左右两边一排排中空的柱子中，巨大的蓝色火焰熊熊燃烧，石柱一个接一个地被点亮，直到远处。

这是一个宏伟的大厅，尤百合稍微恢复了视觉，看见了最远处似乎有一座天台，其上有一把扭曲枝蔓编织成的黑色王座。

等等，为什么是王座？尤百合完全不理解自己脑海中的话语。还没等她消化这一切，四周却突然响起了诡异惊悚的交响乐，音乐盖过了一切，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已经害怕到大腿在颤抖了吗？哼哼”

“谁？”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愚蠢的勇者啊。”

尤百合又看了一圈四周，还是没找到声音的来源。这背景音乐的声音太大了！

“嚯嚯，竟不为所动嘛？不愧是第一位来到地牢最深处的勇者，那就赏赐给你挑战我的机会！”

勇者？我吗？尤百合挠了挠头，还是找不到一丝头绪。她站着不动，已经对这个莫名其妙的声音感到无聊了。“什么雌小鬼？”

“喂诶，你怎么沉默了？直面我！”

“虽然这么说，你到底在哪里啊？”

“哦哦，差点忘了人类的视觉不一样了。”

尤百合好像听见身后有些嘀咕的声音，于是转了个身，恰巧，当当一声，一束不知道从哪来的高光打在了一个白发赤瞳的小萝莉身上。

“吾名无上薇薇安，乃大魔王城之主，准备受死吧”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薇薇安脸上露出一丝不悦，拳头紧握，叹了一口后，抬手拍了拍。

背景音乐还在继续……

她站在那，用力拍了拍手，神情更加生气了。尤百合呆了，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大喊道：

“你们的魔王下令，可以停下来了。”

背景音乐总算停了。

对面的那个所谓的魔王气得直跺脚，真是好可怕啊~尤百合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随口一说，结果就成真了。“难道自己有一语成谶的能力？”

“我不想再说一遍，你准备受死罢！”

尤百合莫名有点想笑，眼前这个细胳膊细腿的萝莉，脸上白得好像营养不良一样，身上还穿着可爱的红黑相间的洛丽塔，甚至腿上还穿了最没有攻击力的白丝！尤百合在隐约间多看了两眼：

“好像……还是吊带？”

就在尤百合轻蔑的审视着薇薇安的时候，薇薇安已经忍无可忍。她向尤百合急奔而来，拳上凝着一团漆黑的魔力，隔着远处都能感受到不同寻常的威压，拳周围空间都好像被挤压成了个黑洞。

尤百合头上闪过一个红字：“危！”。这是要动真格的？她已经来不及躲了，只好无助的抱头蹲下。

轰！随着一声巨响在尤百合耳边爆开，她的灵魂好像都要脱离身体了。

“不想再死一次了”

尤百合感受到一股力量将她推倒，出乎意料地，这股力量很轻盈柔和，转瞬之间便萦绕了全身，然后又浸润到皮肤深处。她感受到力量在血管里自然而然的流动，直到融合。

接着，一个身形也倒在了尤百合怀里，这是来自于真实的重量，温暖芳香，娇小怜弱，是薇薇安！尤百合不自觉地抱住了她。可怀里的小恶魔不识得她的好心，用尽最后一丝力量，露出尖锐的虎牙，猛然向尤百合的脖间咬去。接着便在尤百合怀里昏睡过去。

### 第二章

一觉醒来，尤百合的记忆恢复的差不多了，她总算回忆起了自己前世的经历。然而，她对镜中之人——尤百合的身世却无从记起。

尤百合原本不叫尤百合，她原本只是一个游戏公司的游戏策划，好像姓黄，这部分还是记不清，只是依稀想起同事都叫她大黄。大黄过着007的社畜生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一款手游设计策划轮换困难关卡挑战。每天都为了想方设法的“筛选”玩家而掉头发。

“大黄啊，这里测试出来有逃课办法，平民玩家都能过，拿回去再想想。”

流水，流水！满脑子都是流水的总管又留大黄下来加班。直到半夜十一点，大黄才收拾回家。

那天雨不大，路上却积着层水，大黄在恍惚间，踩了一脚空。

“我擦，谁把井盖偷了？！！”

这是大黄最后一句话。

「请为坠落之人取名」

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算了，随机一个好了。

以后，你就叫尤百合(Lily·Keller)吧。

“尤百合”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只看见白茫茫空间中，漂浮这一位娇艳的狐耳大姐姐。为什么是狐耳？等等，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在漂浮，尤百合惊恐的大喊大叫起来，眼睁睁看着那位狐耳大姐姐在头顶迅速远去，脚下没有一点支撑的实感。

你只是个光球，没有脚，注意到了嘛？

狐耳大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瞬移到了尤百合身前，以双手捧着那团有意识的光球。尤百合能感受到有人托住了她的胳肢窝。

想象力很重要，在这里你可以随意想象。

对了，我叫狄欧慕斯(Diomuses)，欢愉之神，还剩最后一步，你要想象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把你扔进我的小宇宙中。

“啊？”

太好了，你终于想象出了自己的发声器官，你一定有很多想问我的吧？快来问我吧，问我问我！！！

尤百合又沉默了，他最缺乏的就是想象力，如果有什么规则可以遵循的话，她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放弃思考。

“穿越？什么爽文开局？”

没错，开心最重要。设定上跟你想得差不多。

　狄欧慕斯仿佛有看透人心的力量，还没等尤百合问完就已经回答了。但是如果能读心的话，何必要让尤百合自己说出来呢？

“那个，我没什么想问的。”

狄欧慕斯有些惊讶和失落，这是她头一次遇见这样的“客户”，要是每个转生者都这样无趣，她可要寂寞起来了。

好吧……所以你想要什么能力？我就不举例了，怕影响你发挥。

难道因果律能力也可以？尤百合立即想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逻辑上最强大的武器，搞不好……尤百合的想法逐渐大胆了起来，她看见狄欧慕斯微笑地冲着她点了点头，真的可以！

在这里，时间与空间都没有意义。尤百合不知想了多久，没有大脑的限制，她徜徉在自己梦境般的幻想中。

“尤里卡！”

尤百合醒来了，还好不是在浴缸里醒来。她在一张广阔舒适的大床上醒来（你躺那的话，也会用广阔来形容），旁边躺着熟睡到流口水的薇薇安。凑近了瞧，才发现薇薇安有些婴儿肥，脸上的肉肉看起来很美味。

美味？尤百合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可能是保留记忆的转生会让自己思想混乱。“迟早要问问狄欧慕斯”。不过她已经「完全适应」这具身体了。尤百合已经能自己上厕所了（真是太厉害了！）。

昨天，大概是昨天，在尤百合被薇薇安撞倒之后，她抱着薇薇安在某人的指引下，回到了薇薇安的闺房。而今天，就是现在，那个某人正站在床边看着两位。

“你旁边的是塔洛斯魔王城城主，无上之薇薇安。”她没有一丝语气，但尤百合还是听出了嘲弄的情感，“我叫奥莉维亚（Ｏｌｉｖｅ），薇薇安的近身女侍。出场的角色有点多，希望你记住了。”

“好的，女仆，你能解释下发生了什么嘛？”尤百合快速打量了一遍那位奥莉维亚，女仆的蕾丝发卡，黑白的女仆装，干净的围巾上面纹着，额，尤百合又确认了一遍，是Ｑ版的薇薇安。

“没问题。不久前，薇薇安踩到了自己布置的陷阱——一种强大的混沌魔法，能够超越等级，将两者的能力交换，于是你们两个的（各种）能力互换了，你现在有魔王那样强大，而薇薇安大人，已经是个废物了。”奥利维亚特意重读了“废物”二字，明显是想侮辱尤百合，“不过劝你最好不要随意使用自己的能力，小心脑袋爆炸。”

尤百合倒还没想到这一点，她看着身旁的薇薇安，眼眸不禁垂下了怜悯。多么倒霉又可怜又笨的人啊！就像是，像是，雌小鬼？尤百合没能找到用于概括薇薇安的词。

奥莉维亚接着说道：“你脖子上的，是薇薇安给予的赏赐，感恩戴德吧。”

尤百合摸了摸颈上凹陷的咬痕，如今依然清晰可见，甚至还有些残留的烧灼感。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们俩已经是主仆关系了。”

“你也是她的仆人吗？”

“不是，我只是魔王城的财务。”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完全不明白！”

薇薇安似乎听见了自己的名字，总算醒来了。她在朦胧的睡眼中看见了尤百合，一下子惊醒了，仿佛看见了床下吃人的怪物。大叫一声，接着又连滚带爬的抱着被子就躲到了奥莉维亚的身后，紧紧地抓住了奥利维亚的袖边。

“你！你你，怎么还在？！”

“因为你很可爱，让我吃掉，谢谢。”

“你在说什么奇怪的话！离我远点！”

尽管气氛变得奇怪了起来，尤百合依然看出来现在的她似乎被眼前的两人所忌惮，自己处于一种安全的处境。既然这样，调皮一点也未尝不可。何况，她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信息。而获取信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询问她们俩个。

“那个，方便问一下……”

“我想起来了！”薇薇安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似乎有点用力过猛了。“我已经在你身上种下了诅咒，你现在已经是我掌中之物了！”

尤百合突然一惊，高呼：“什么时候？”

“现在回想已经来不及了，嚯哈哈哈，”

薇薇安一手揪着被子，一手直直的指着尤百合，嘴里念念有词：「现在，听从我的命令，」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尤百合”

“哦对”

「尤百合，我以魔王的身份命令你，＊过来跪舔我的鞋子＊」

“你也没穿鞋子啊？”

薇薇安低头看了下自己的脚，两只稚嫩的洁白的宛如白鸽一般的脚丫子陷在柔软舒适的地毯上，棕色绒毛从趾缝中钻出，脚趾甲在其中仿佛散落的珍珠。她害羞得挠了挠地毯，好像要将其掩埋，同时也在焦急地寻找着衣物，不过是无用功。她的脚背因为没有防护而微微受冻，又因为过快的心跳，显得白里透红，尤是可爱。

「＊那……直接舔我的脚也行……＊」

就算是再笨拙的人也应该意识到，这命令并没有效果。不过尤百合很愿意继续陪薇薇安演下去。她一脸严肃的慢慢靠近薇薇安，实际上她不知道被控制的人应该表现出怎样的表情，“扑克脸会好一点吧，大概”她想。

尤百合站在薇薇安的面前，走进一看，两人的身高竟然差了一个头左右。薇薇安在胸前仰望着自己，似乎还有些退缩。“她不会从来没有控制过自己的下人吧？”尤百合当然不会照做，她单膝跪下，正视着薇薇安，而对面却不断的躲闪着她的视线。

「现在，听从我的命令。薇薇安，＊四肢着地，趴在地上学狗叫＊」

啊？！

尤百合看向奥利维亚，问道：“是这样发号施令没错吧？”

奥利维亚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从围裙内掏出了一张干净的手帕。

两人眼睁睁的看着，噙着泪眼万分痛苦的薇薇安如若宠物一般趴跪在地上，然后……

“唔汪……汪汪，”

地毯要被打湿了。

### 第三章

尤百合最见不得女孩子的眼泪了，但是她对现在的状况完全起不上帮助。

薇薇安把自己紧紧围在被子里，放声大哭，一旁的女仆奥利维亚都看不下去了，温柔的把她从被窝里“揪”出来，抱在怀里，一边用手帕擦拭着薇薇安脸上的泪水，一边恶狠狠地盯着尤百合。

“不要搞得好像我是恶役一样啊喂！我是好人！”

“好人怎么会把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弄哭？”

“我情商低，麻烦你教教我怎么哄女孩子好不好？”

奥利维亚总是一副冷漠的表情，只有在面对薇薇安的时候才会有些许不易察觉的变化。她现在似乎在享受着薇薇安的依靠，完全没有想与尤百合对话的意思。

尤百合自觉无聊，便四处打量着，试图寻找自己的东西。

“我的装备和武器呢？”

“没收了。”

“那能放我走嘛？”

“不行？”

“说到底，你们其实也拦不住我吧？”

“你已经是吸血鬼了，换句话说，你已经是薇薇安的家人了。”

“所以呢？”

“你一直在等着吧？等我给你讲这些设定。”

尤百合按捺不住的激动，点了点头，终于回到这个环节了。

“我要听，我最喜欢听了！”

“突然不想说了怎么回事，”

“姐姐你别钓我啊？！”

咳咳……

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说起吧。我们生活在地下，而地上的那些沐浴着阳光的“末等人”称我们为怪物，称我们的住所为地牢，千方百计试图来扫荡我们，获取传说中的宝藏。于是我们将计就计，将他们骗来，抢夺他们的财物，壮大自己。

“宝藏呢？话说应该要给我了啊？”

“不准打岔”

这里是塔洛斯魔王城的子公司，主要由薇薇安经营管理，这是她第一次出来创业。而母公司则由她的母亲米丽亚姆掌管。很可惜，她们俩的关系并不好，薇薇安是以离家出走的方式创办的这块地牢。结果比想象的还差，只有一位愚蠢的顾客来了。

“怎么能说顾客愚蠢呢？好吧，我知道你在说谁了。”

“或许我天生不适合干这行，呜呜”

薇薇安哭得更厉害了。

“才不是！”尤百合大喊一声，仿佛下定了决心，要让薇薇安从如水的悲伤中走出来。薇薇安被她吓了一跳，瞬间停止了啜泣。

“你才没有不适合，你看我不就到你的地牢里来了吗？你不是说我是什么勇者吗？既然连我都来了，说明你的地牢很棒才对，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一开始就扬言要放弃！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话，也请相信我吧！”

一顿慷慨激昂地宣讲，尤百合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她只是模仿自己看过的动画里的主角，在最高潮处施展的嘴遁之术而已。

短暂地沉默之后，薇薇安眼里逐渐有了光。

“我愿意相信你，你说得没错，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尤百合没想到这样也行？！难道这就是自己的能力？

“是时候讨论一下债务的事情了”奥利维亚收起了湿漉漉的手帕，认真地说道。

“我滴任务完成了。能不能？那我先溜了？”

“你也要一起”

“这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吧，我一个外人……”

“你忘了？你已经不是末等人了，出去的话，会被讨伐的”

“没错，你就留下来吧，我，伟大的薇薇安，愿意收留你做我的雇员”

尤百合陷入了沉思，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或许她原本的命运应该是成为勇者讨伐魔王之类的什么俗套剧情，怎么现在反过来了？

奥利维亚冷冷地说道：“你要去外面也没问题，现在没人是你的对手”

“好耶！”

“不过，要是上头（特指米丽亚姆）追查下来，因为窃取了魔王候补的能力，你也难逃一死”

“就知道，总之，我没有什么选择了对吧？”

奥利维亚点了点头。而还在她身后躲着的薇薇安好像恍悟了什么，大胆地站了出来，傲气地说道：

“没错，不想被发现的话，就乖乖听我的话，额，我们的话”

“薇薇安大人，您别忘了，你同样被发现失去能力的话，你也会死的。”

“她们家真的很严格呢”尤百合吐槽到。

“假如不想坏结局发生的话，就要先把债还上，”

薇薇安像是想到了什么痛苦的回忆，又害怕地躲回了奥利维亚的身后。一瞬间，生活的重担又重新压在了她娇小的肩膀上。或许是对未来感到绝望，又或许是对自身的绝望，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尤百合最见不得女孩子的眼泪了，她的魂都要丢了，本来这并不是她的错，是一个笨蛋的咎由自取罢了。但是，但是，尤百合莫名地共情也让她觉得自己也有责任，而且……谁让她是萝莉控呢。

“假如，我们没能还上债呢？”

“薇薇安她将永远被囚禁在老家，继承家产，并且永世不得涉足家族企业内务。”说话的是奥利维亚，一听到“我们”二字，她就知道了尤百合的心意——尤百合已经放下心来愿意合作了。

太惨了，毫无人性，这是要抓回去做废物啊！尤百合如此想着，这可是要浇灭薇薇安的梦想，或许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过，但至少，了解了别人的美妙梦想，也会带着祝福想要帮助别人。万一成功了，自己对自己的梦想也会充满自信。

薇薇安回到了现实，她问奥利维亚：“我们现在欠多少钱？”

奥利维亚伸出两根指头，比了个“耶”。

尤百合猜道：“二十万？”

奥利维亚摇了摇头

“二百万？”

奥利维亚摇了摇头，尤百合倒吸一口气，

“两千万？”

奥利维亚摇了摇头，尤百合没能把那口气吐出来，

“两亿……？”

奥利维亚摇了摇头，尤百合已经没有底气了，她深吸一口气，准备报出自己已知的最大的欠债：

“两……两万……两万亿？！”

“我的手都举累了，两万。”

呼，尤百合松了口气，在某个瞬间，她还以为自己不是搞地牢的，而是搞房地产的。

“两万人类灵魂，一个月。”（为了方便和简洁，套用相同的时历表达。另外，不再额外说明异世界的具体纪年时间，如“公元后1769年3月14日”来表述时间，因为作者觉得毫无意义且增大了写作负担，而是「事件」结束倒计时，如“还债期限剩余30天”。如有考据的必要，设定上对应欧洲18世纪，但切记这是异世界）

“啥！！？”

尤百合的心情一下子跌倒谷底，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异世界仙人跳。

“准确来说是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灵魂，三十天。”

“你的灵魂已经被我们收下了，”

尤百合不自觉的摸了摸自己的脸和身体，好像这样就能找到自己缺失的灵魂一样，但其实身体很完整。

“欢迎来到这个残酷的世界，尤百合。”

“等等，我可不想杀人，杀人是不对的。”

### 第四章

那好吧，谁让我的工作是回答你们的问题呢。这其实是我的一个小小，小小的错误造成的。很久很久以前……

“好老套啊。”

那就十四万两千八百五十七地球年前，你满意了吧？

“为啥你说话可以不加双引号？”

因为我乐意/懒/拒绝回答该问题/爱情~/我就是我/“现在加上了”/逼死你个强迫症‘’/（转移注意力的口哨声）/……

尤百合在一瞬间听到了千万种回复，不过马上又归于一种声音。

那好吧，谁让我的工作是回答你们的问题。这其实是我的一个错误造成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创作了一些有趣的智慧生物，他们本质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就是根据“模板人”（我一般称他们为原人，但是感觉怪怪的？）的基础上增增补补而成的！然后我就把他们放入我的宇宙中了。

然后我睡了一觉，我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就是想睡觉。我醒来的时候，那里已经一团糟了。简直就是，就是诸神黄昏，额，诸“人”黄昏。

我当初完全没想到的，我的本意又不是让他们去那玩儿大逃杀。我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不死的能力，希望每一个独特的个体能够和谐共处。毕竟我想，如果不死的话，打打杀杀的还有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去看回放，瞧瞧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错误。然后我就发现了，嘿！我把原人一块放进去了。原人被杀，就会死。于是便就有了区分。他们（我的智慧造物们）称原人为末等人，自己则“高人一等”。在虐杀原人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变得既傲慢又暴力。

主要是原人们还活下来了！他们不细看外在的话，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捅对面一刀。当然可能有（出现）过这种神经病。总之，原人们活下来了，靠着精妙的魔术（那还不配被称为魔法），高超的智慧与可贵的团结。实话说，那时候，他们已经不能算是原人了。

于是我就同样赋予了原人们不死的能力，心想，这下总算一样了吧？然后又去睡了一觉。我真后悔啊！后悔得都想扇自己俩巴掌。

“需要我帮忙嘛？”尤百合说。然后她被狄欧慕斯瞪了一眼。

接着说。那些原人获得能力之后，迅速就开始了反攻。我没想到他们原来这么厉害，我早知道就不加强他们了。我看见我的创造们被称为“怪物”，被原人们无情的摧残，被驱赶到了阴暗的地下，苟活。我真的好伤心。最讽刺的是，原人们称我为圣母，将我供奉，而我又被自己亲手捏成的儿女们称为“邪神”。

对了，供奉我，我又得不到什么好处，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游戏罢了。

之后就到了现在，我一直在改平衡性，改啊改，现在都只是一些微调了。天啊，我是一点都不敢大改啊！生怕弄错了什么。总之，现在已经没以前（大概几千年，还是几万年来着？（＾～＾）忘了）那么混沌了。

现在的情况是，有些资源还在怪物手上，人们想要拿回去，就要到他们建给怪物们的地下牢笼中去，而这就是地牢这个名词的来源。然后怪物们也变得很聪明，他们跟人学会了奸诈的诡计，巧妙的伪装和无底的贪婪。唉，他们本来就是一样的，何必呢？

不过凡事都有好的一面，至少他们进化得比我想象的快，快的多。我也拿到了不错的数据样本……这些东西，看你也不感兴趣，算了不说了。

“总感觉你在影射和暗喻什么……外面有人在叫我，我要醒了。”尤百合有些迷迷糊糊的，感觉听她讲了很久很久的故事。

等等，你等会儿，看我看我！

狄欧慕斯紧紧的抱住了尤百合，抬头看着尤百合，一脸萌样的对视着，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尤百合有点不太明白，于是也抱住了狄欧慕斯。

不，不是这个意思啦。

狄欧慕斯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

看我的耳朵，耳朵啦！

尤百合才反应过来，与上次的狐耳不同的，这次是一双长长的白色兔子耳朵

要不要……摸一摸？

“嗯。”尤百合轻轻地摸了上去，从顶上的尖端，一直抚摸到藏在毛发下的没有保护的耳朵根部。狄欧慕斯的脸更红了，似乎这里很敏感。在触到的一瞬间，狄欧慕斯仿佛被吓了一跳般，害怕的闭上了双眼，然后又舒服的半眯着睁开了一只眼。她贴在尤百合胸上的脸烫的不行。

怎么样！？我当年设计的时候，为了不让这些兽耳占据过多的颅内空间，可是考虑了很多东西！

狄欧慕斯像一个自负的小孩，骄傲的等待着大人们的赞赏。紧接着她还变了一副猫耳，然后推开了尤百合。

好啦，好啦，这个下次再摸吧

尤百合忍不住问道：“你难道也是变化之神？”

很简单的啦，你也可以做到的。

“快起床！我的仆从，啊不，我的雇员，起来上班了！”

尤百合发觉薇薇安被自己抱在怀里，怪不得梦里是那么真实。而弱小的薇薇安则完全没法反抗，只是可怜的将双臂抵在胸前。

回想起那些故事，尤百合不禁更加同情眼前的这只萝莉。她将被压在身下的手抽了出来，摸了摸薇薇安的头，特别是薇薇安头上看起来并不坚固的角。

喂，你，你在做什么！？

“让我再享受会儿～”

你这人怎么回事？还有，你怎么还说梦话的。

“我刚刚在跟邪神聊天。”

“什么？真的？啊不对，你肯定在开玩笑”

尤百合一脸“你猜咯”的神情，继续旁若无人的摸着薇薇安的头。

“你们两的进展神速啊。”

奥利维亚悄无声息的站在旁边说道。尤百合转头一看，裙下一览无余。

“黑色的……”

“变态！”奥利维亚赶紧用手遮住，并后退了几步。

“抱歉，我不是不小心的，不对，是故意的，也不对，等等，我舌头打结惹”

“是脑袋打结了才对。”薇薇安趁机挣脱出来。

“让我理清一下思路，我怎么又昏过去了？”

“你之前说要看看这个地牢的宝藏是什么，然后触碰到它的瞬间就晕过去了。”奥利维亚从身后拿出了一本黑色的小册子，黑得反光，黑得深邃，黑得五彩斑斓？“你最好不要再接触它了，为你着想。”

尤百合又想起来了，确实是这样没错，然后她就去见了这个世界的“上帝”。在那里，她知晓了原因：

“这是那个坏邪神的东西，我不小心被她召唤过去了。她说这是BUG，已经修好了。现在可以给我了。”

“不行”

“给我嘛~给我嘛~求求你了！奥利维亚姐姐~”

奥利维亚看见尤百合撒娇般语气的请求，对此感到尴尬与无奈，为了维持自己的表情，不由地闭上了眼。薇薇安则迅速来到奥利维亚的身旁，一把夺走了那个黑色的小册子，并递给了尤百合。

“她都这么说了，大不了等会儿把她直接敲醒，”

“你也是，下次不要这样了，恶心死我了”薇薇安转头对尤百合说。

“我记住你这句话了。等你向我撒娇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你不要在奇怪的地方记仇啊喂！”

尤百合说着，马上接过了小册子，果然什么都没发生。她重新端详了一遍封面，上面用银漆印着几个花体的字符，仔细看竟然能辨认出来，看来这个世界的语言她已经掌握了，“DEATH.csv? 什么意思？”尤百合好奇地翻开来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小字，每一行都是文字，后面紧接着几个数字。

很快，尤百合就发现了，每一段文字都是人名。她饶有兴趣地找到了薇薇安与奥利维亚的名字，后面的数字分别是：500、1204。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尤百合突然灵光一闪。

“这不会是你们‘做过’的次数吧？”

薇薇安歪着头，不解地问：“做过什么？”

“什么！咳咳，还请你以后不要在薇薇安面前开这种玩笑！”

“对不起，请忘了我说的话”谁也没想到，尤百合这时竟诚恳地道起歉来，一反平常不正经的模样。

“我大概猜到了，这是「寿命」吧。这个像是抄袭了死亡笔记的东西记录了每一个人剩余的寿命。到了寿命，才会死，是这个设定吧？”

奥利维亚回答道：“是这样没错”

“话说，我们还不知道尤百合的寿命呢？”薇薇安接过话来，想着便要把小册子拿回来，便伸手抓住了它，一扯，小册子被撕成了两半。

“啊！？”众人异口同声。

宝藏就这么一分两半了，谁也没想到邪神的东西会这么脆弱，脆弱得与普通的纸张一样。就还没等她们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小册子已经自己复原完毕了。薇薇安手上的笔记本完好如初，与之相同的是尤百合手上的那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本子的名字变成了“DEATH(1).csv”。

“啊！！”

“很喜欢你们的一句话：啊？”尤百合立马又明白了，接着说道：“这下它一文不值了。”

“只有我们知道，情况还不算糟。”

“你有什么办法？”

“只要在上面写上：禁止损毁。就行了。”

“真是个好办法！”尤百合挖苦道：“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更显眼了。”

“我是认真的。”

奥利维亚说完，就抽走了尤百合手上的那本，接着又从胸前的口袋中拿出一支笔，很快就在其上写了“禁止损毁”四个大字。然后，她当着大家的面，将其撕毁。那些纸屑并没有复原。

“哇！魔法！”尤百合看呆了，她在寻思为什么奥利维亚身上总带有她要的各种小玩意儿，“话说你怎么知道这会奏效？”

“经验之谈罢了”

薇薇安在旁边赞赏道：“不愧是奥利维亚，真是可靠”然后她又小小声地嘀咕着：“不像某人~”刚好能让尤百合听见。

还在忙着的奥利维亚没有回答，但是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满足和自豪。她又将笔记本复制了一份，还给了尤百合。

“这是你通关这个地牢的奖励，跟我们来吧，外面还有许多「可靠的」同事需要你认识，他们快等不及了”

### 第五章

薇薇安的魔王城并非是那种建立于悬崖峭壁上的宏伟建筑，也并非是隐秘在迷雾森林里的幽静宅居，而是不起眼山包上一个背阴的小洞窟，浅浅的一眼就能望到底。作为避雨再合适不过了，迷路的尤百合如此想到，便进去稍作歇息，没想到一口气中触发了这辈子能中的全部陷阱：传送陷阱、混乱陷阱、削弱陷阱、失忆陷阱、离魂陷阱、老化陷阱、缓慢陷阱、等等等等，哦！还有大能力交换陷阱。于是尤百合（被逼）上任地牢设计师的第一天便宣布：

“我是今天刚上任的新员工，主要负责地牢的设计工作，请多多指教！尽管这么说，我等级比你们都高，恕我直言，~~在座的都是垃圾（划掉）~~你们现在得听我的！”

尤百合刚说完，就遭到了两位公司老前辈——薇薇安与奥利维亚的批评：

“啧，好恶劣的态度……”

“多余的话可以不说”

下面的员工们面面相觑，似乎还没理解发生什么事儿了。

“第一天工作，我打算把这个地牢里多余的陷阱都拆了，这里我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包括了我统计出的所有的「多余的」陷阱——”接着她念了一大通，所有的陷阱都没落下，“就这些。等我认识完你们就可以开干了。”

“哈！？你说什么！？这些可是我辛辛苦苦设计与布置的，我的心血啊！”薇薇安怒吼道。

正好先从老板薇薇安开始介绍起，她是一名优秀的陷阱师，精通各种陷阱的布置。强大的陷阱往往能起到以弱胜小的作用，是传统地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薇薇安就担任这一核心工作，她做得无可挑剔。但是作为老板，她有时不太聪明。

“冷静，薇薇安大人”奥利维亚劝解道：“那些陷阱的维护费用确实有点儿高，已经超出预算了。”

“我看不只是‘有点儿’”

薇薇安这下没话可说了，于是介绍地牢里的女仆——奥利维亚。她是母公司派下来盯着所有人的财务总监，整个财务部就她一个人，平时行事低调优雅，总是跟在薇薇安后面，沉默寡言且实力超群。据说她以前就是薇薇安的女仆了。

接着就是坐在第一排的战斗部了。顾名思义，是负责与敌人战斗的员工。

“你好，我是阿姆斯壮，重剑手”

一位狼人模样的陡然从座位上站起，仿佛若有风，一下子遮住了尤百合大部分的视线。狼人阿姆斯壮的说话声音低沉厚重，富有磁性。他身高九尺，身形壮硕，俨然是个大块佬。他伸出一只手来，向尤百合示好。尤百合躲了过去。

阿姆斯壮有一双深窝眼，正死死地盯着尤百合。眼角处隐隐约约有一道伤疤，褐色的瞳孔反射着锐利的光，让人胆寒。尤百合倒没多注意，她看着眼前这个稀有物种入了迷，不自觉的把手放到了他的腹肌上。

“好厉害！”

薇薇安扭头看向奥利维亚，问：“这是职场性骚扰吧？”

“这是职场性骚扰。” 奥利维亚如是回答道。

阿姆斯壮愣住了，赶紧把尤百合推开，小声咳嗽了几下。尤百合回过神来，赶忙解释道：“我是看他重要的地方一点保护都没有！绝对不是喜欢肌肉，不对，不对，我也不是福瑞控！不是，听我解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个大老爷们儿别害羞啊！”尤百合对阿姆斯壮喊道，现在是说啥也没用了，不如赶紧转移话题：“那个，我其实是对你的武器感兴趣，快给我看看吧。”

阿姆斯壮连忙把背上的重剑递给尤百合。这把剑比狼人更高，长十尺，通体漆黑，无光泽，剑身并不锋利，边缘有宽度，看来并不是用于斩杀敌人，剑柄似乎与剑身采用同一种材料，让人好奇他是如何适应该剑的重量分配的。

“可能有点重……”

尤百合轻而易举的单手提了起来，但是没保持住平衡，剑尖朝下重重的砸了下去，地板陷进去一个坑。刚刚还喧闹着的众人立马安静了下来，欢闹的气氛消失的无影无踪。

“呃，我不用赔偿吧？”

“已经记下了”奥利维亚是唯一一个还在认真工作的。

“好吧，下面我要认识谁？”

“梅林，死灵法师”

“是我”

一位骷髅撑着法杖站了起来，他看起来就像是生物实验室里的人体骨骼模型，但是会动，每个关节都有着比常人更高的自由度。

“你们都不喜欢穿衣服哈，”尤百合又瞟了一眼只穿着裤子和围着个红围巾的阿姆斯壮。“我以后就叫你骨王了，你可以坐下了”

“等等，我还没介绍我的傀儡军团呢？他们分别叫詹姆斯·史密斯、玛丽亚·加西亚、艾玛·琼斯、大卫·李、安娜·穆勒、穆罕默德·阿里、卢卡斯·马丁、米娅·洛佩兹、索菲亚、丹尼尔·约翰逊 、伊莎贝拉·罗德里格斯、托马斯·施密特……”

“赶紧坐下，不准水字数！”

梅林悻悻然地坐下了。

战斗部的主力就只有这两人。以前有时候薇薇安也会上场，不过现在不行了。特别说明一下，交换陷阱并没有削弱的能力，而是快照机制所导致，薇薇安在尤百合最虚弱的时候交换能力，则能力就定格在那个瞬间，并完成了交换。巧就巧在，交换前的薇薇安感觉状态极佳。

接下来就是运营部的成员了，他们是最吵闹的那一团人。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了，他们是属于兔子一族的。这让尤百合不禁想起来，狄欧慕斯曾变换过此形态，一下子，尤百合建立起了对他们的好感。

“你们好！”

“好个锤子，有屁快放！”

“汉姆哥别这么凶，哎呀不好意思，他说话就是这样的~”

“接了个新单子”

“老子凭什么听她的？”

“你别那么大声，吓着孩子了，”

“你别说话，”“谁跟你说话了”“皮痒痒了是吧！？”“快打起来，快打起来！”“不许闹”“要去干活了”“没说你是吧？”“你竟然敢打我？”“好耶”“哎呦你干嘛~”“再这样我告家长了”“你别趁乱摸人家”“别挤别挤”“一单300磅”“老子早就看你不爽了！”

尤百合对他们的好感瞬间降到了冰点。他们一个个长得极其相似，雌雄难辨，同一的制服头盔，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手上各式的建筑工具，似乎与他们的名字相关。她完全分不清谁在说话，退了几步，看他们如何吵闹。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打成了一团，在混乱中离开了。他们走的时候，顺便把刚刚弄坏的地板在一瞬间修好了。

还没理解的尤百合问向薇薇安：“这是啥情况？你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

“他们是土木兔兔一家，负责地牢的清理、修复、更新等工作。他们好像收到了别的地牢的建设需求，干活去了。”

“这不对吧？他们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吗？”

“说来话长，我跟他们签了个契约。他们不能单独成立公司，但是能打闲工挣钱，他们喜欢钱。也算是我的员工。”

尤百合没听懂，便没再问下去。她看向了角落里，一位小女孩一直安安静静独自一人坐着，看着大家微笑。最后的一位就是她了。

薇薇安见寻百合试图向她打招呼，连忙跟了上来，对尤百合说：“我来介绍她吧。”

“怎么突然这么热情？”

“她叫佳登儿，属于史莱姆，是乐团的一员，你已经听过她们的音乐了”

佳登儿没有起身，只是坐在那，向尤百合她们两人招了招手。

“你好哇，你们的曲子很好听”

佳登儿听见尤百合的话似乎更开心了，笑得露出了她稚嫩的洁白牙齿，并比划了几个手势。尤百合在一瞬间明白过来，佳登儿似乎无法表达自己。

“现在你看出来了。所以需要我来，我会史莱姆一族的手语，嗯，她是说谢谢你的夸奖。”

“乐团只有你一个人嘛？其他成员呢？”

“她们有自己的事，现在没法来这里。她们每个人尽管很有个性，但都是好孩子。”薇薇安在旁边翻译着：“我喜欢钢琴与三角铁，一般就是我演奏这两种乐器”

尤百合很难将眼前这位娇小的女孩子与庞大沉重的钢琴联系在一起，她看起来还那么小，似乎不够灵活。

佳登儿不知道尤百合在思考什么，只是歪着头望着，她天蓝色的修长秀发也随着自然垂下。她以蓝色与白色为主色调，她的一切头发，睫毛，瞳孔，指甲，都是透亮的水晶蓝；她的皮肤，她穿着的柔软吊带长裙，都是凝胶般的白。简单且和谐。

“话说，为什么地牢里需要乐团啊？”

“你猜”薇薇安俏皮地吐了吐舌头，不过最后还是把答案告诉了寻百合：“音乐与魔法同源，能在战斗中提供增益加成。”

“我想，你们应该认识的差不多了，该吃饭了”

奥利维亚无声无息的接近了她们身后，吓了他们一跳。

“我去，你怎么跟幽灵一样？”

“我就是幽灵系的，寿命极长”尤百合没想到，奥利维亚这次会认真回答她的问题：“不过我依然需要进食。狼外婆与小阿姆斯壮在厨房忙活许久，他们已经准备好菜品了。”

“太好了快端上来罢”尤百合很激动，旁边的佳登儿也欢快地拍着手。

“顺带一提，这座地牢里不养闲人。阿姆斯壮他们家也要负责后勤，你也是，需要……”

还没等奥利维亚说完，尤百合便打断道：

“好好好，不过教练，我想学魔法。”

### 第六章

薇薇安的工位紧挨着尤百合。做这一行，文书工作还算较少。显然，她们都没在工作。她们无言的坐着，薇薇安拿着一支铜笔，在雕刻着什么，声音压得很小，尤百合则无精打采的趴在桌上，脸上盖着一本厚厚的魔法书。她原先想要学习一下异世界的魔法，因为觉得很有趣，然后放弃了，因为觉得很艰深。

“为什么这些魔法师都不爱说人话？完全读不懂啊”尤百合苦叹一声，回想这几天，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已经没了。在同事的帮助下，她先后参观了地牢全貌，了解了基本的运转原理，设计了简单的关卡房间。尤百合也有在暗中盯梢，这几天有两队稚嫩的冒险者们，毫无意外的都空手而归。

尤百合适应得很快。带着上辈子的感觉，让她从羞涩似一个刚入社会的大学生迅速转变为一个圆滑如职场老油条般的人，只花了不过几天，一只手便能数得过来。吉尼斯世界记录应该给她颁个奖。于是她开始抱怨：

“总在阴冷的地牢里待着，我的关节都要生锈了”

“你是汀曼嘛，还会生锈”

“什么是汀曼？”

“铁皮人啊，一本童话书里的角色，铁皮人汀曼”

“没听说过”

“你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失忆了”

“抱歉……”薇薇安眼睛看向一边，默默的独自忙活去了。没过一会儿，她像是想到了什么，对尤百合悄悄说道：

“要不要，出去溜达一下？”

“好啊！去哪去哪？”

“嘘——小声点儿”

尤百合很是配合，挪近了椅子，侧耳跟薇薇安小声聊着

“你是老板啊，你怕什么”

“就因为我是老板，才不能明目张胆的摸鱼”

“好好好，我还以为你在工作呢”

“别跟奥利维亚说，”

“收到！”

尤百合喊出了声，恰巧惊动了从旁边经过的奥利维亚。她看了过来。薇薇安立马把身子撇向一边，故作镇定。尤百合则慌慌张张的拿了本书，甚至拿反了。

奥利维亚站定观察了两秒，问：“你们要做什么？”

“市场调研，对！市场调研！我们正打算出去实地走访调查，”尤百合急中生智，立马编了一个借口。薇薇安也马上反应过来，顺着她的话连连答应。

真的？奥利维亚的眼神发出了质疑，她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了尤百合一番，然后缓缓的吐出了三个字：

“批准了”

“那我们快出发吧，刻不容缓！”薇薇安一脸期待的看着尤百合，上扬的嘴角好像是在赞扬她。

“等一下，我穿个鞋子”

尤百合翻了个白眼，她的前世大概有过等女朋友的经历。她记不清了，或许是男朋友，但此时却有种莫名的既视感：

“你老光着脚，不怕冷吗？”

“烦呐，这是我家，我爱怎样就怎样”

于是尤百合与薇薇安来到了附近的小镇芬代尔（ferndale）。这是一个宁静的小镇，南北两面都是繁茂的森林，一条主干道由东到西贯穿小镇。镇上的设施还算齐全，市集、店铺、教堂、公园和学校密集的堆在一块。街上行人多是过客，能看见拉着马车的商人与装备齐全的冒险家。

说到冒险家，必然就有相关的管理机构存在，芬代尔小镇恰好有一个冒险家协会。尤百合决定先去那里打探情报。

薇薇安不喜欢冒险家协会，所有的冒险家协会都不喜欢。倒不是因为是敌对关系，而是那种气氛，那种跟冒险格格不入的气氛，令她作呕。“明明是自由的冒险，却有人要从中获利，让自由蒙尘。”但是，为了陪尤百合，她脸上虽然不悦，但却什么都没说。

另一方面，尤百合穿回了原本的装备。她在整理时发现了自己口袋里有一个铭牌，上面写着0级（暂定）冒险家。

“这个暂定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别问我。”薇薇安指了指柜台对面的身着正装，头戴服务员贝雷帽，端手微笑着的小姐姐。看来她就是冒险家的接待员了。

“暂定的意思是你已经申请了冒险家身份，但还没通过试炼，只有认证通过试炼的人，才能正式成为1级冒险家。冒险家分为九级，每一级有三段，最高等级的冒险家为9级三段，一般称为……”

“好了好了，这些烂大街的设定就别多说了，我最烦这个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到一级，算了，你直接说，怎么最快到那个，那个最高等级？”

“我不知道，哼！能不能让人家好好营业啊。”那位接待员小姐撇着嘴，不想去看嚣张至极的尤百合，却在偷偷瞥她旁边的薇薇安。

“这是你的冒险家伙伴嘛？魔法师？好可爱的魔法帽。”

接待员小姐说着，伸手便要去摸那顶帽子。

“拿开你的脏手”

薇薇安一手拍开了接待员，并恶狠狠地盯着她。尤百合这才反应过来，薇薇安靠帽子隐藏了自己的角，要是被接待员小姐发现了，可就大事不好了。

“我懂我懂，有实力的魔法师都这个性格。仔细一瞧，你的脸蛋还真是可爱”

“她才没有什么实力呢。”尤百合心里嘀咕。

“原谅你了，下次再敢这样，你死定了”薇薇安的表情松懈了几分，似乎还挺享受接待员的夸奖。

接待员小姐尴尬的笑着，又转向尤百合，对她说:

“我还记得你，就是我帮你登记的，记得嘛？”

“不好意思，你谁啊”

“凯勒啊，热心肠的凯勒，你这就不记得了，真是贵人多忘事”

“哦，哦哦那个凯勒啊。”尤百合觉得这个笑话无趣，顿了顿，还是脱口而出了：“完全不记得了。”

“没关系，我习惯了，老是有大老粗记错我名字，干这行嘛，就是要心平气和，不然会减寿啊”。凯勒小姐摇着手指，念念有词的，像个老大妈在说教:“话说你的试炼完成的怎么样了？”

见尤百合一脸不解的样子，凯勒小姐便接着解释道，要成为1级冒险家，首先要通关任意一个地牢，获得奖励后，再去教堂接受鉴定和洗礼，最后回到协会，经过至少三位1级以上冒险家的同意后，当场就可升级了。

“很简单吧！”

“简单你个头！”尤百合听着这些就头痛，她想不起来，自己以前为啥要当冒险家，图个啥呢？她又想到凯勒认识以前的她，或许这里，还有更多人认识她。这是个了解自己的好机会。

一不干二不休，尤百合决定去一次教堂。薇薇安这下不干了，她说什么都不想去教堂，说是有什么隔离魔族的屏障。于是尤百合独自出发，薇薇安决定去酒馆待着，等她回来，顺便完成市场调研的工作。

“你还记得，我们出来要做什么嘛？”

“欸，那个，额，不记得了”

“别装傻！”薇薇安轻轻踢了一脚尤百合的屁股。“那边那个酒馆，你事办完了，就去那找我”

于是尤百合被赶到了教堂。一进门，便看见一位年轻的神父在打扫卫生。他脸上很干净，似乎刚整理过。教堂里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人。小小的教堂里回荡着扫帚扫地的纱纱声。尤百合喊一声吸引他的注意，并很快说明了来意。

神父便邀请她坐在第一排，要她稍等一会儿。片刻，他从后面穿好了整洁的长袍，不算华丽却也庄严。他于讲台前摊开了一本厚厚的书，翻到了相应的祷文，然后清了清嗓子:

“把你的战利品先给我看看”

尤百合双手将死亡笔记递给了他。她不知道为何自己要这么恭敬，但是气氛都到这了，她也就继续扮演下去了

神父他没有翻看，只是略看了一下正反面，眯着眼感受了一下，便还给尤百合了。

“薇薇安地牢，作为新手，的确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开始洗礼吧”

“我要做什么嘛？”

“不用，你坐着听我念完这段话就行”

尤百合顿感无聊，她本以为洗礼是想象的那样，要把她的头按进什么“圣水”里，反复呛上个几口，才放过她。现实是，只是听一大段祷词，她不由得出了神，呆呆的看着神父后面的圣母像，消磨时光。

“……入此门者，当放下一切过往，以此身历尽汪洋星海，以此心克服艰难险阻。”

砰的一声，神父合上了书，惊醒了打小差的尤百合。

“完事儿了嘛？”

“对，等我，马上签个字就可以了。”

神父他从讲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沓字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头也没抬地问尤百合:

“你死过嘛？”

“突然问这个干嘛？好像没有吧？”

“没什么，你很强嘛。来，在这签个字，再拿到凯勒那去就行了。”

“借下笔”

神父把字条和笔一起递给了尤百合。字条上没什么新奇的，只是一些标准的公文，都是印刷的复制品。尤百合看了一眼，毫无犹豫的签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莉莉·尤里」

神父在她签字的时候，随意的脱下了长袍，稍稍活动了一下身体。看来他也挺辛苦。他在一旁闲聊道:

“你是外地人吧，听口音不像本地人”

尤百合只是点了点头，把签好字的纸条给他看了看。

“要是你死过，就不用签名了，我可以帮你签”

“真是奇怪的规定，还有，洗礼也太长了吧”

“没办法，这已经是简化过的流程了。人在做，狄洱慕斯在看。”神父坐到尤百合旁边，抬头望着圣母像，陶醉一般。

“那是狄洱慕斯？”尤百合不解的问道。

“是啊，怎么，你对圣母教感兴趣？”

尤百合面露难色，她怎么看那个惨白色的石灰雕塑，都不像是那位萝莉神。至少，某些部位不该那么大。神父正盯着看的那个部位。

“咳咳，没有，我是无神论者”

“太可惜了，现在入教可以获得三次免费治疗的机会，还可以把复活点设置在教堂。你不再考虑一下嘛”神父说着，热情地靠了过来。

尤百合觉得神父的面孔有些恶心，却又感觉无比熟悉。她想起来要问他一些事。

“你认识我嘛？”

“不，我不认识，实际上，我很少出门。怎么了”

“我失忆了，不记得之前我是干什么的了。”

“我很抱歉，失忆的话，我也无能为力，你有什么线索嘛”

尤百合摊了摊手，无奈的说道:“只有这一身装备，还有一个名字。”

神父他摸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什么:

“你这个佩剑，上面写着尤里二字，或许，你跟那个贵族家有关。我很喜欢推理。”

“没人在乎你喜欢什么”

“大家都喜欢推理”

“求你了，别跑题好吗？”尤百合抖着腿。

“有一个声名远扬的贵族，姓氏就叫尤里，但是一夜之间没落了，甚至是消失了。有传言说是大火，又有说是毒药……”神父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脸上的疲惫消散了:“事情闹挺大的，连我这个不出门的都听闻了。这年头挺和平的，什么新闻都能传很久。”

“或许我就是贵族？”尤百合也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不由得开始幻想。

“哈哈哈，你真幽默，跟你聊天很开心”神父的笑点意外的低，这句话竟让他笑的前仰后合。他边擦眼角的泪，边说:

“忘了说了，我叫乌托，可以交个朋友吗？”

“无所谓，”

“谢谢，我送你个礼物吧。”乌托他快步走到后面的小库房，拿出来一个小木雕塞到尤百合手上。

“愿圣母在上，保护着你。好了，你快去凯勒那吧，她要下班了”

那个圣母的木雕意外的极其像尤百合印象中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与教堂里的石雕完全不一样，但底下确确实实的写着“圣母像”三字。她本不愿接受，但转念一想，还是收下了。某种意义上，这还是她第一次收到手办作为礼物。这个死宅神父。

“记得，你可以去问凯勒更多的细节，她知道很多八卦新闻，毕竟，她是热心肠嘛。”

### 第七章

“乌托神父他是这么说的，你怎么看，凯勒小姐”

“我看完了，恭喜你离成为冒险家更近了一步，”凯勒拿着个放大镜仔细检查完乌托给的字条，干净利落的收进了档案夹。

“我是说尤里，尤里家发生了什么，快告诉我，”尤百合一只手撑着柜台，不断逼进凯勒。

“客人别心急嘛，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谁知道。”

“谁？”

“酒馆的吧台有位美丽可人的调酒师，她可是全镇最强的情报收集家，她很快就要上班了。”

酒馆，尤百合听到这个名词，才想起来有位傲娇魔族萝莉在等她。看来现在是时候了。虽然她回想起今天，自己一天都在做一些枯燥的跑图任务，但是又有种非做不可的使命感。她想要知道，自己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反正不可能是地牢设计师”她想。

先是初到小镇，然后是冒险家协会，接着到了教堂，回到协会后，又叫她去酒馆，尤百合莫名感觉，自己的命运在冥冥之中注定好了一切。她只要顺着时间之流，便能到达未来。她又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在她转生异世界之后，这种无力感越发明显。

路上亮起了路灯，天色渐晚，尤百合却更加清醒，魔族的生物钟或许是反过来的。白天，她反而没什么精神。她百无聊赖的走在凯勒给她标记的路线上。在路过一个昏黑的小巷时，她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救，救命啊！”

“呵，魔族小鬼，你就喊吧，喊破喉咙也没用”

“破喉咙在此！”

小巷口，尤百合背着光，插着口袋向黑暗中喊道，她还什么都没看清，只是隐隐约约有人影晃晃。而且，这个声音，是薇薇安，没错。“最经典的英雄救美的剧情”。尤百合心里狂喜，总算是能让她露一手了。

“尤百合，快来救我，这里这里。”

“魔族的夜间视力怎么这么好？你在哪？”

“服了你了，别管这么多，冲进来就行。这是死胡同”

“收到，老板”

尤百合拔出腰间的剑，摆出一个帅气的姿势。对面的人影也小心地转过来，兵刃相对。然后，她默默把剑收进了剑鞘。

“老板，我忘了怎么打架了”

不远处传来了叹息声，还有用力锤墙的沉闷声音。

“你是在搞笑吗？我要是出去了，真想揍你一顿。你可是有魔王的能力啊。算了，我只教你一次。我，或者说你，能力就是强大的魔法，这种魔法可以覆盖任何东西，使你变得更强。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你感受一下，把力量凝聚在拳上”

“你们是当老子是空气吗？搁这聊天呢”

视野逐渐清晰，月光斜着射在了墙上，又反射到领头混混的铁棍上，发出冷白的光。他后面还有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大混混拿着巨斧，小混混拿着双刺，一声不吭的，也摆好了架势。

“你是什么人，还胆敢包庇魔族，先让你长长见识。”

说完，他便怒吼一声，像其他即将要被打败的反派一样，挥舞着铁棍冲了过来。尤百合下意识抬手格挡，眨眼间，铁棍砸了下来，瞄准了她的小臂，却在接触的一瞬间，反弹了回去。

就像，就像物理学不存在了！

铁棍末端直勾勾的敲在了混混头子的前额上，把他打晕了过去。旁边的小弟们见状，也要上前为大哥复仇。

尤百合情急之中，将身上的短剑掷了出去，一下子贯穿了两人的喉咙，串成了一串，接着应声倒地。她没想到自己这么厉害，随手一扔便是两条人命。

混混头子醒了过来，见到已经已经化为灰烬的两人，怒发冲冠，却浑身无力，站也站不起来。只见得薇薇安手持着他的武器缓缓走来，双手紧握着，扭腰抬手举起铁棍，像打高尔夫那样，想要狠狠挥下去。

尤百合叫住了她：“等等，我有话要说。”接着，她捡起短剑，也向混混头子走来。

他害怕极了，以为两人不想他死后复活，要禁锢他，永远的折磨他，以他难以想象的酷刑，魔族的酷刑。

尤百合只是蹲在他面前，用手盖下了他的眼皮，温柔地说着：“以后请离开这个小镇，越远越好哦”

说完，她向薇薇安点了点头，退后了几步。

“一，二，三！”

铁管被血液和脑浆染得暗淡无光。

混混头子的尸体也化为灰烬后，薇薇安从他们三人的衣服上搜刮所有的财物，还有灰烬中三个闪亮的水晶。

“抱歉，我也不想这样的，但是送上门了，还是收集一下吧”

“这是什么？”尤百合看向薇薇安递给她的三个小水晶，问道

薇薇安拍了拍受灰的帽子，戴着头上，缓缓说道：“这是灵魂之石，简称「灵石」，人死后必然掉落的物品，可以作为魔法媒介，回去记得给奥利维亚。记账上。”

与此同时，另一边，教堂后院。

乌托神父拿着三套衣服，扔在地上，旁边是赤身裸体的混混帮三人。

“让我推理一下，你们的工作搞砸了，而且毫无收货”

“她有个魔族同伙，完全打不过”

“好吧，确实挺新奇的，这件事不要透露出去，能不能做到”

“神父大人，为什么？”

“嘘，穿上衣服就离开这吧。这是我最后的建议。”

### 第八章

一到晚上，酒馆里面就热闹非凡，喧嚣声此起彼伏，与外面仿佛两个世界。因为，伟大的小魔法师再次回到了光荣的酒馆，这次还带着她的冒险同伴。没错，她就是千杯不倒——薇薇安，和新来的一级菜鸟冒险家——尤百合。

“别，弄这么大动静干什么，不就是升一级嘛？”尤百合面对着回荡在酒馆大厅中的欢呼声，重新拾起了自己曾经遗忘的羞耻心。

“你想什么呢，这是欢迎我的，刚刚我喝倒了五个冒险家。整整五个！他们同意你升级的。这，全靠我啊！”薇薇安双手搭在两个陪酒漂亮的小姐肩上，肆意地欢舞着，几乎要蹦起来了。

“对了，不是说最厉害的调酒师来了吗，快，把她叫上来，给我的下属来一杯，啊不对，十杯。”她转头看向尤百合，狂笑着说：“是不是不够？”

“你醉了。”

“没有，我很清醒，刚刚才出去上个了厕所。”

“你哪来这么多钱？”

“刚刚从坏蛋身上捡的，你就不记得了？”

薇薇安拎着满满当当的钱袋子，在尤百合眼前晃来晃去，一个没拿住，散了一整桌。尤百合一边替老板收拾，一边提醒她少喝点。

“畏畏缩缩的，什么都不敢尝试，你最后只能度过一个相对失败的人生！”

薇薇安的激将法对尤百合收效甚微，尤百合以沉默干脆回答。似乎在她的前世，已经喝了足够多的酒精，把她熏成了一个酒精过敏的人。但她的身体又十分渴望，几度想夺过薇薇安的杯子一饮而尽。趁还清醒，她还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

才一会儿，薇薇安就觉无聊，连连督促那名调酒师上包厢里来。她看了一眼尤百合，撅着嘴，摆出一副失落的表情。但这也改变不了尤百合的想法，那张冷漠的脸。于是她摔门而出，打算自己去找调酒师。

很快，听着木质楼梯上踩的踏踏声越来越近，薇薇安一把踹开包厢门，拉着一个兔女郎穿着的小姐姐进来了。尽管屋里光线昏昏沉沉，但尤百合还是一眼就认出来，她就是白天在冒险家协会的那位，仪表端庄大方的接待员凯勒。

这下尤百合明白了，为什么一进门，薇薇安便可以把一级冒险家的铭牌甩到她脸上。

凯勒另一只手上晃晃悠悠地端着一盘子酒，进门就麻利地把矮桌上摆满了。随后扬了下自己的发梢，一屁股坐在了尤百合旁边，紧抱着尤百合的手臂。

“就是客官您邀请的小女子嘛，好生荣幸～”

“别别，你这反差有点太大了，我适应不了。”

尤百合冲着薇薇安疯狂眨眼，但薇薇安完全没注意，只是死死盯着凯勒，好像生怕她把尤百合拐走一般。

在薇薇安眼里，那两人实在贴太近了！之前说是要借凯勒之手，猛猛给尤百合灌个几大杯，现在她后悔了。她坐在侍女A的腿上，假装毫不在意。她独自喝了杯闷酒，把杯子砸到凯勒面前，大喝一声：

“给我满上。”

凯勒手指都要伸到尤百合胸上了，但她就是不为所动。自觉无趣，坐到对面调了两杯酒，一红一绿，递给两人。

尤百合此时还惊魂未定，刚刚差点就要被侵犯了。她以为薇薇安甚至把特殊业务的钱也付了。她只是一动不敢动，像个木头人。“异世界这么开放的吗？”

其实这只是一个兔女郎的一般营业而已。尤百合一天两次拒绝配合，她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了。她明明记得，那一天尤百合闯进酒馆，对她上下其手的时候，可是主动的很呢。她这才反应过来，尤百合从早上起就怪怪的。

“凯勒，我想问你一些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不开口，小女子我很难开口啊。”

凯勒把满满的一杯递到了尤百合嘴边，自己贴上去，先抿了一口。两人的鼻尖都快碰上了。薇薇安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小女子调的的红茶，请放心。”

尤百合难以推辞，手也被凯勒压着。于是她闭着眼，含了一大口在嘴里。一瞬间，口腔中浓郁刺激的酒味无情地扩散开来，直冲鼻腔和咽喉。口水在分泌的瞬间被吸收，像是被塞了一块辣味的海绵。尤百合下意识拒绝了吞咽。

但是凯勒一把坐到了尤百合身上，用手努力捂着她的嘴。尤百合憋红了脸，总算吞了下去。

“呼，呼，水！我要水！”

薇薇安见状，赶紧上前来，一把推开两人，给尤百合递了一杯透明无色的液体。尤百合想都没想，拿来就是一大口下肚。

“这TM还是酒！”

可怜的尤百合，被眼前的两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生气了，我要回去！”

“客官要回哪去？”

“别呀，这才刚开始呢。”

两个一手拉一边，阻止尤百合冲出门去。重新坐在沙发上的尤百合大喘着气，好像要把体内的酒气排出一样。她这气还没消，接着，凯勒小姐又提议道：

“对了，我们来玩国王游戏吧。”

所谓的国王游戏，规则很简单，每人通过抽签，决定每人的角色。抽到特定的签的人成为国王。国王可以指定其他人，无条件完成国王的一个命令。完成后，重新抽签。

凯勒小姐提出此倡议后，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桶除特殊标记外一模一样的木签。剔除到只剩下五个后，国王游戏开始了。

毫无疑问，薇薇安高兴地加入了游戏。“”凯勒对尤百合使了个眼色。尤百合以为她要在游戏中偷偷告诉她，她的过去。其实凯勒小姐只是想让尤百合通过游戏，向刚刚的始作俑者薇薇安复仇。“这是个极佳的机会，能够看到两个人可爱的互动，傲娇魔法师与木头人战士，究竟能擦出怎么样的火花？”

“国王是谁呢？”凯勒看向四周，没有反应，“是我自己，事先说明。我可没作弊哦。”

“那就请2号做出最妩媚的动作，要让所有人满意。”

“不是吧？上来就这么刺激！”

2号正是尤百合，说话的也是她。她站到桌上，被众人包围。众人从不同角度细细欣赏着尤百合搔首弄姿，她笨拙的动作惹着大家大笑连连。甚至，薇薇安笑得满地打滚。最后实在没办法，尤百合自罚三杯，游戏进入下一局。

这时候，尤百合提出要帮忙洗木签。理由是，要输家来洗。凯勒小姐劝都劝不住。

“这种事我来就好啦，客气什么。”

“那好吧，”尤百合不情愿的把签还给了凯勒

下一局是薇薇安当国王。

“那就，2号嘴里含一口酒，送到1号嘴里然后喝下。”

尤百合突然面露难色，2号还是她。她今晚也够倒霉的。薇薇安一直盯着尤百合，在捕捉到尤百合一瞬的表情变化后，她立马改了口：

“还有我，玩的有点口渴了，2号还需要再送到我嘴里。”

尤百合不服气：“喂，裁判，这犯规了吧？”

“才没有，这是一条命令，怎么，不许我说话大喘气？”薇薇安反驳道。

凯勒点了点头，也觉得没有犯规，游戏继续。

尤百合嘴里含住了一口酒，缓缓向1号，也就是侍女B走去。侍女B害羞的闭上了双眼，静静等着尤百合的嘴贴上来。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的鼻息相互交融，但侍女B还是没等到那口带着体温的酒。

尤百合她把酒一口吞了下去。

“等等”“等一下！”薇薇安和尤百合异口同声，所有人都看向她俩，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只见，尤百合拿来一根吸管，又含了一口酒。顺着吸管，液体能顺利流到侍女B的嘴里。

然后是薇薇安，她没有发表意见，看来是许可了。只是当她接住吸管的另一端时，脸上明显有些不开心。她双手抱在胸前，嘟着嘴，咬住了吸管。当尤百合往吸管里吹的时候，酒却怎么都流不过去。薇薇安偷偷咬死了吸管，为就是让尤百合难堪。

另一头，尤百合眼神示意薇薇安松口，得到的只是嘲笑。她当然知道薇薇安想要什么。本来就是为了避免嘴对嘴，才钻了命令的漏洞。这下咬住吸管，更是暴露了薇薇安的目的。

对付傲娇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直球。

尤百合扔掉了吸管，双手抱着薇薇安的脸，闭着眼，歪着头一口气亲了上去，用舌头撬开了薇薇安的嘴。

在交换口腔中的液体的过程中，薇薇安以为自己要溺死了，她想呕吐，一直强忍着，眼泪都憋出来了。尤百合肆意攻击着毫无防备的薇薇安，丝毫不在意她的反应。

这对于两人来说，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在尤百合不知不觉的时候，溢出的魔力透过双手，通过唇齿，流进薇薇安体内，沿途染红了薇薇安的耳根。这原本就是薇薇安的力量，她贪婪地吮吸这久违的能量之流，好似刚出生的婴儿。本能的抓住母乳一般，她也抓住了尤百合，想要把她的魔力榨干。

尤百合推开了薇薇安，只是因为这一局已经结束了。大伙吃惊的瞪大了眼，在旁边长吁，结束了凯勒小姐还不忘调侃一句：

“要不你俩去隔壁？那儿办事更方便。”

薇薇安喘着气，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说道：“尤百合你等着，下一局让你好看。”

“快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接下来的几局，尤百合找到了机会，总算当上了国王。她认为自己是在座的人之中，唯一清醒的那位。但保险起见，她还是观察了几轮，没人发现她作弊了。她在之前洗签的时候，偷偷覆盖上了自己的魔力，做上了不同的标记，这般微弱的魔力，连薇薇安都没能发现。于是这一把，她随手一抓，不用看，拿到的就是国王签。而且，她知道凯勒小姐拿到的是几号。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命令，可以让凯勒小姐说出尤百合的过往，而不显得刻意。

“2号，请猜出我在想什么，直到猜对为止，我会给你提示。”

“呃，只是这样嘛？”

尤百合点了点头。

“我猜……你在想一些涩涩的事情对不对？”

“那该不会是在想挣钱吧，还是……在想我？不对，”

“想不出来，给点提示呗。”

尤百合实在厌烦了凯勒小姐的装傻充愣，她告诉凯勒，提示是自己的名字。

“你想知道尤里家族的过去，但是为什么？”

“我失忆了，所以我需要知道。”

薇薇安插过话来：“她已经猜对了，好了好了，下一局吧。”

“还没有，你还没有说出来。”尤百合紧追不舍。

“那可是一段不短的故事，还是你亲口跟我说的。”

薇薇安又插了过来，“那就别讲了，气氛都冷了。”

“你不说，就永远没有下一局。”尤百合彻底无视了薇薇安，甚至她对薇薇安的捣乱感到生气。

“那好吧，薇薇安，你之前可没说她失忆了。接下来，是故事时间。”

除了薇薇安，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帕斯卡·尤里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女儿，一个是大女儿尤百合，另一个叫尤百欢（zest，二女儿。尤百欢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没得到过亲生父亲的正视。父亲总是偏爱着尤百合，事事偏袒着她。尤百合仗着父亲的包庇，私底下欺凌自己的妹妹。尤百欢在无穷无尽的歧视与虐待中，憎恨起了这个家族。她在父亲最虚弱的时候，计划毒死了父亲，在他最后的时间里让他体会了地狱般的折磨。另一边，她虚构了遗嘱，在尤百合愉快远游的时候，夺取了全部家产。在尤百合回到家里，看见长眠的父亲的时候，尤百欢一把火，试图将所有的事情烧毁在尤里的宅邸里。但最后，尤百合，就是你，逃了出来，但你的身后，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这些都是真的吗？”尤百合脑海中不断地闪过一个瘦小的身影，似乎是自己的妹妹尤百欢。

薇薇安插在凯勒小姐与尤百合身边，强行自说自话道：“我不信，感觉都是假的，”她用力摇了摇走神的尤百合，却被推开了，“你情愿相信一个今天才认识的人，都不愿相信我？”

游戏还在继续，尤百合的记忆也渐渐恢复，她脑中混杂着许多的记忆，一些无法连接的片段，不认识的人与物。她逐渐听不清周围的声音，看不清周围的景色，她手上不知道被谁何时塞了一根木签。

“……好耶！又轮到我登场了。”

“请2号倒立原地用头转三圈，然后再来个后空翻……”

“2号……”大家一齐看向尤百合，尤百合看向手中的木签，突然哈哈大笑，一把掐断木签，站起来就要向门外走。她嘴里还含含糊糊地嘀咕着什么：“纯粹…，复仇……命运…本我……”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薇薇安一下子就注意到她不对劲，一个箭步冲到尤百合的面前，拦住了她往门外走。

“我要离开，”

“不行，我以‘国王’的身份命令你。不许走！”

“你觉得你能拦住我？”尤百合在薇薇安面前攥紧拳头，以示威胁。

薇薇安不为所动：“我要向你发起决斗，我输了，你就走，我赢了，你就留下来。”

她的语气与尤百合跟她刚见面的时候截然不同。那时候，尤百合面对作为最终BOSS的薇薇安，只觉得她傲气却滑稽。现在，她的语气中透露着决心与信念。尤百合不由得被她感染，要战斗，是时候真真正正的战斗了。

“我接受你的决斗，为了公平起见，我不使用任何魔法。”

“嗯，好。”

两人来到酒馆的阳台上，摆好了架势。侍女两人本想要拉住她俩，不要打架，却被凯勒小姐拦住了。昏暗的灯不敌月光，照不清两人的脸，只是烘托了这场面。决斗的消息一出，众人竟然纷纷出来看戏，在楼下指指点点，甚至高呼起哄。

她们没有理会，只是互相观察着对方。尤百合摇了摇头，清醒了一番，看着对面的薇薇安两腿颤颤，底盘不稳，完全是半醉的样子。她自己也头痛得要死，眼皮快睁不开了。尤百合还不忍心，说：

“只要你服输，我就停手。”

没想到薇薇安回了她一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尤百合想起来了，薇薇安说过，她每次战斗都很认真，因为……

“这个世界，死生被当作儿戏。”

这时尤百合知道了薇薇安的心意，为了不辜负她，唯一的结局就是你死我活。

深吸一口气后，尤百合眯着眼，用力抡了过去，这一拳，直接暴露了她腰部的弱点。等她再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薇薇安迅速躲闪，朝着尤百合腰腹就是一记直拳。接着后撤一步，拉开身位。她知道，自己在力量与攻击范围上，都占不到优势。

反观尤百合，因为打得过于刚猛，又受一发重击，正扶着栏杆干呕。她因疼痛而感到愤怒，这种愤怒的心情是无根据的，只是为了激发自己的潜能。她很快又朝着薇薇安扑去。

战斗持续了好一会儿，酒馆周围的气氛也越加浓厚，甚至有人开始对赌，赌哪一位会先死。薇薇安此间一直在闪避，寻找进攻的机会，她像野猫一样敏捷，在尤百合猛烈的拳风下求生。

但直到最后，薇薇安还是失手了，被尤百合脚跟绊倒。尤百合顺势抓住了薇薇安的手臂，用尽力气来了一记过肩摔。薇薇安瞬间失衡，被摔到坚硬的地板上，导致内脏大出血。血液止不住的往嘴里涌，薇薇安趴倒在地上，昏迷了几秒。

尤百合调整呼吸，心在砰砰直跳。她转头看见楼下，人影早早，一大半在为她欢呼。她看着薇薇安嘴角的血流，兴奋与骄傲涌上心头。于是尤百合爬上阳台的栏杆，站在上面，高举双手，向她的拥蹙者们欢呼，宣告胜利。她要像一个擂台上的拳击手一样，从高处坠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尤百合转身面向薇薇安，已不再犹豫。薇薇安盯着她，还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控血术\*」

薇薇安瞬间将嘴里的血液射出，高速的血液精准的刺向了尤百合的眼睛。刚刚趁尤百合大意的时候，她就在嘴里含了一大口血，并稍微恢复了站起来的气力，为的就是此刻。

尤百合眼里感到生疼，眼前一片模糊，用手越擦越糟，甚至什么都看不清了。这时有人冲了过来，抱住了她的大腿，要把她顶到楼下。待她反应过来，是薇薇安！这时尤百合感觉上下颠倒，她朝着惊讶的众人倒去。在慢镜头下，将看戏的众人从头看到了脚。然后她死了。

薇薇安堵上一切，抱着尤百合就往楼下跳，靠着重力，让尤百合头朝下坠去，最后成功扭断了尤百合的脖子。在确认尤百合失去最后一丝气息后，众人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就算是输了钱的，也得到了乐子，走的走，散的散了。

还留在原地的是薇薇安，她看着尤百合化作灰烬，随风消散了。她整理着尤百合的遗物：一套衣服，两把武器，三个原石。带上这些，擦干血迹，一声不吭地离开。她这次，没有为尤百合流一滴眼泪。

### 第九章

人这一生可做的真是太多啦，要是叫一个选择困难症患者来选，他指定要选上一辈子。

人们管有着伟大抱负和事业的人叫理想家，管达成了难以企及的成就的人叫天才，管浑浑噩噩度日一事无成的人叫废物。靠这个，人们可以简单的将别人分门别类，这比垃圾分类简单多了。

似乎，人是必须要做些什么的生物。单就这个问题，有两派人争论不休。天哪！他们快打起来了。

所以，给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力，你会去做什么？还是……听从神奇海螺的号令，什么都不做？

——————

尤百合与一个蒙着双眼的冒险家大战了三百回合，比分零比三百，尤百合一局没赢。作为薇薇安地牢的最强战力，她已经在自家地盘死了三百次，平均三分钟死四次。这多亏了她自己设计的，新的地牢模式。

这才没施行几天，就来了一位重量级的贵客。据说，她孤身一人，轻而易举的就打败了阿姆斯壮和梅林的军团。正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薇薇安紧急叫来了地牢点子王——尤百合。

尤百合问薇薇安：“发生什么事了。”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什么都不想走，在外面闹呢，你快去管管。”

“有什么情报吗？”

“九级冒险家，武器是双刺，来路不明，弱点和属性还在鉴定。”

“这……我这能打过吗？我才一级啊。”

“能吧……”薇薇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底气不足，“你先拖些时间，后面……”

就这样，尤百合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了战斗场。她看见对面真是一个人，矮矮的，体型跟薇薇安一样，只是头上没羊角，后面没尾巴。“只是一个萝莉而已，没什么好怕的。”于是尤百合鼓起勇气，向她打招呼：

“你好，我叫尤百合，本关的BOSS，那个……想不想先聊聊天？”

她注意到了尤百合，停止了擦拭武器，转身面向尤百合，却没有回应。尤百合这时才注意到，她好像戴着睡觉用的眼罩，而且一脸轻松，跟睡着了没什么区别。要不是她突然对尤百合说了一句：“你也好，我叫维多利亚，来战斗吧。”尤百合还真以为她睡着了，还要去叫醒人家呢。

尤百合还没反应过来，就到了第二回合。

“你好，尤百合，参上！”

第四十二回合。

“还要打吗？”

“我记住你了！”

……

第n回合。

“好了，你通关了，别打了，”

“你要是对奖励不满意，”

“咱们换一个行不行，求你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

第三百零一回合。

“瞧我这倔脾气！我今个儿非要让你开口说话才行！”

说完，尤百合撸起袖子，猛地冲向那个幼小却矫健的身影。维多利亚只是微微一笑，挥舞着闪光的双刺，优雅的刺穿了毫无战斗章法的尤百合。在她濒死前，维多利亚靠近她耳边，轻轻说道：

“太巧了，你也是转生者。”

“我去！”尤百合说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第三百零二回合。

尤百合又重新回到了战斗场上，这次她是跑着来的，十分急迫的样子。因为这是她在异世界第一次遇见另外的转生者。她有好多话想对那个冒险家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也是狄欧慕斯带过来的？”

维多利亚只是点了点头，答非所问地回应道：

“你的能力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那就，来战斗吧。”

“别别别，有话好好说嘛。前辈。”

听到前辈这个词，维多利亚停下了动作，差一点，那刺尖便要贯穿尤百合的喉咙。她似乎很高兴，打算多跟尤百合交流一番。她拿着武器的手放松了一点，得意地说：

“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小瞧我，我认可你了。”

“那真是，谢谢你手下留情。那个……眼罩要不摘下来？”

“不行，其实我打不过你，你很危险。”

“为啥？”尤百合更加迷糊了，明明之前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是她才对。

“告诉我你的能力，这样，我才能放心。”

“你这样说，我也不明白啊。”

“自己跟你战斗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情感受到了影响，这种情感很危险。而且不能让你知道，我的能力。”

“我没有恶意的，我真忘了自己的能力了。”

“嗯，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所以我要战斗到弄清楚你的能力为止。”

“慢着儿，慢着儿。打之前，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的来历？”尤百合偷偷瞥了一眼薇薇安那边，只看见薇薇安摇了摇头，示意她还需要更多时间。情急之下，尤百合扔掉了武器（当时捡的铁棍），举起双手投降，继续找话题。这种方式似乎还能拖延更多时间。

好在，维多利亚刚好对这个提起来兴趣，她忍不住想要向尤百合分享自己的过往。

弗莱尔医生家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婴，这是他们多年来唯一的一个后代。于是，他们决定，给她起一个令人喜悦的名字——维多利亚。

在维多利亚两岁的时候，打晕了两个四岁的小男孩。那天，维多利亚在自家诊所里吮手指。两个调皮的男孩正巧路过，看见她呆呆的盯着自己，便上手摸了摸她毛发稀疏的头。之后，弗莱尔医生听见女儿大哭的声音，急忙赶出来，发现她脚边躺着昏迷的两个陌生的男孩。

还是自家人要紧，弗莱尔医生抱起维多利亚，咕哝着哄睡了女儿之后，轻轻的把她放回了宝宝椅。接着才去打量另外两人的情况。紧急复苏后，两人都说是维多利亚干的。弗莱尔医生知道，他看见两人的伤势，知道并非是意外造成，但他不敢相信真相。

之后，弗莱尔医生选择隐瞒，面对男孩子家的家长前来告状，他成功瞒了过去。毕竟没人相信这种荒诞的事。直到维多利亚越长越大，纸包不住火。

等维多利亚八岁的时候，整条街上已经没有小孩敢惹她了。连一些青年看见他都绕道走，不敢在后面有什么非议。她一边享受着别人给她进贡的糖果，一边把不服气的人打入自家诊所，以此反复。

一些人偷偷摸摸的观察维多利亚，试图寻找到她这么强的原因。但是，除了不小心暴露被她暴打一顿，都一无所获。这个女魔头每天除了吃喝玩乐，其他什么都不干。上课睡觉，下课打架，学习照样很好。

她的父亲弗莱尔医生，也在偷偷检查她身体上的异状。他每天记录女儿的作息，饮食等。结果显示，维多利亚很健康，除了她的内心。第一次作为父亲，他不知道，自己看不透自己的女儿是不是正常的。

维多利亚在八岁的时候就会说一些惊为天人的话，有时是一些超前的预言，有时是八十岁大爷才会说的人生哲理，有时又自言自语着听不懂的语种。除了打架之外，她还是挺像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的。

等维多利亚十二岁的时候，身体发育差不多完全，已经长成一个彬彬有礼的大家闺秀了。打架并没有让她变得残暴，反而更加安静，更加……内敛。那时，她发现，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她竟然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所有同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在她眼里，只有别人服从的模样。

维多利亚想要一个朋友，她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她每次看见街上三五成群的冒险家，有说有笑的带着战利品归来时，总是投以羡慕的目光。她也想要传说中的羁绊啊，友情啊什么的。她幼小的脑袋里产生了一个好印象，于是，她决定要当一个冒险家。

当维多利亚十八岁成年的时候，她还是十二岁时候的身高。她对此很介意，每天都要喝一升牛奶。结果是，每次测量的时候，只有误差级别的长高。这也是弗莱尔医生发现的第二个异常。维多利亚常向父亲抱怨说：

“小时候，我的头被别人摸了，害的我长不高了！”

“你还记得这种事吗？”

“我不记得了，只是大致有个印象。”

“别相信这些，我的孩子，你会长高的”

“嘿嘿，我也这么觉得。”

“对了老爹，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维多利亚看着步入中年的父亲，感到安心，他是唯二的真正对自己好的人，另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所以她决定，把要当冒险家的事告诉他，现在。

“不行，我不同意！”

维多利亚怎么也想不到，向来宠爱她的父亲，这次竟然拒绝了她。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朝父亲大喊道：

“为什么？父亲？”

“因为你不够资格，没有这个能力。”

“我已经成年了，我有能力对自己负责。”

弗莱尔医生听够了这些话，他还是像面对十二岁时的女儿一样，觉得她幼稚，于是他缓缓说道：

“不，你不行，你不是做这行的料……你应该去当公务员。”

这下一口气惹火了维多利亚，她被自己的父亲小瞧了。或许是因为她以前乖巧的模样，又或许是娇小的体型，会让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想到这，她想要彻彻底底叛逆一次。

“你知道我有多厉害吗？我现在出去，可以找一百号人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所以呢？”

“所以你只会口头上否定我，怀疑我。”

“那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维多利亚愣了愣，在她转生后，还没人看穿狄欧慕斯赋予她的能力。而且，她也没跟任何人说过。她隐瞒了这件事十八年。现在一想，她感到愧疚与别扭，她不相信自己的父母。但她不想道歉。

“那就是我的能力，我……不想理你了！”

说完，维多利亚夺门而出，在雨夜中逃离了自己的家，温暖的家。

弗莱尔揉了揉紧绷的皱纹，他不觉的自己错了，但是心里莫名的痛。他叫来弗莱尔太太，说明情况后，要她代替自己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弗莱尔太太骂了他一句自私后，便拿上两把伞，匆忙的出门了。

维多利亚在泥泞中跑到力竭，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雨水和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寒冷的空气灌入她的鼻腔。她感觉自己病了，像自己的前世一样，病得很糟糕。

前一世，她只是一个高中生，一个普通人。没人看出她病了，包括她的父母。她并没有什么学习的天赋，运动也不擅长，于此相反的是，她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姐姐。她无论如何表现，都无法超越自己的姐姐，父母的期待和比较压的她喘不过气。越努力，越无力，最后，她连放弃的权力都被剥夺。她喜欢画画，只是随便画一些动漫角色，偷偷的，看一些网上的教程，偷偷的，在草稿纸上临摹。她幻想着一个狭小的世界。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天生带有色弱，于是她失去了幻想的能力。

她回应不了任何人，包括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压垮了她，在与父母大吵一架后，她逃走了，与沉重的大地相背，反而爬向天台。这栋楼只有九层，却可以尽览小城风格。她蹲抱在边缘，不期待有人能注意到她，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她看着下面一支支雨伞，与散光的灯影一般圆，汽车飞速驶过积水，无情的溅起浪花。下班的人，醉倒的人，清扫的人，都垂着脑袋，走向各处。她即将要要融入他们，成为千万陌生人之一。

“快回来吧，莉亚。”弗莱尔太太把伞扔到一边，赶紧把自己的女儿从地上扶起来，褪去她潮湿的外套，换上自己的，然后紧紧抱着她。

维多利亚贴在弗莱尔太太胸前，放声痛哭起来。

没人能看见不心酸，弗莱尔太太搀扶着维多利亚，一路上连连安慰女儿，都忘了自己还有一把伞。弗莱尔医生偷偷在窗里看着外面，直到看到母女两人的身影，然后悄悄把门开了个小缝。在此之前，弗莱尔医生还准备了热水和热可可，只是在母女俩回来后，他又躲到了自己房间里。他想，女儿肯定不愿意再看见自己这副老脸。

之后，弗莱尔医生没有再劝阻维多利亚。当维多利亚从母亲那得知家人都同意之后，她高兴的跳了起来。那年她十八岁，把自己的第一个战利品，一个剃胡刀，寄给了父亲弗莱尔。

/剩余灵魂目标：18774，剩余时间：23天/

薇薇安地牢，食堂大厅，尤百合坐在长桌的正中央，左手边是薇薇安，奥利维亚，梅林等，右手边是维多利亚，狼王，佳登儿，土木工程师兔兔们。他们享受着热乎的美食。

维多利亚：“……然后我还是去当了冒险家，一个人刷等级……”

尤百合吃饭的时候样子不算优雅，她一边听维多利亚讲故事，一边努力填满自己的胃，等到维多利亚讲到停顿时，她才勉强插上一句：

“很王道的展开，但是，”

“但是什么”

“我以为，这种时候会插入一段蒙太奇，然后快速地省略过去，但是，没想到，你竟然讲到了饭点。你懂的，再这样下去，剧情就……你懂的。我当然很爱听，你别误会，不是那个意思，亲爱的。”

“什么？那……你要我继续讲，还是停下来，蹭顿饭就走。”

“那我估计你走不了。”尤百合小声嘀咕着。

“为什么？”

“没什么，别在意。你想继续讲也行，都随你。”

“那我继续了，”

尤百合接着干饭了，她一脸勉强的样子，仿佛在极力排空自己的大脑。

“接着说……”维多利亚一直保持着侧身讲话，几乎背对着阿姆斯壮。她讲到自己成为冒险家后，急于求成，不仅挑战高难地牢，还到处找人打擂台。一番努力下，很快名声鹊起。虽然几经波折，或遭同行嫉妒迫害，或遇险境孤身难保。旅途处处是奇遇惊喜，于低谷寻见珍宝绝技，于高崖俯瞰众生百相。短短几年，她保持最高的热情，经历了一生的精彩。然后是前所未有的困苦，一个强者挫败了她的一切，彻底否定了她的梦想。在她囚禁在自省的牢笼中时，出乎意料的，那位强者又带她走向了另一个领域。她的天赋得以彻底发挥，又很快恢复过来，在爱丽丝王国的政界中大展拳脚，突飞猛进，一路直升冒险家管理部主席。回首过往，她想起了父亲教训她的那个雨夜，竟与现在殊途同归。还来不及感慨，很快又有鼠目寸光之辈试图干扰阻遏她的道路。不过，在经过长久缜密的布局下，这些不过是她下午茶的谈资罢了。真正使她举步维艰的，是其背后势力的垮台。这一切发生得是这么快。于是乎，在看清局势后，她选择放弃了进军内阁的想法，悄悄退居幕后。现在的她，还有留有余力，选择时不时当个冒险家，作为娱乐消遣。那一天，她走访根源之树，浏览适合的地牢，偶然看见了一个传送入口处，立着一个标示牌，上面写着——（新模式追加……）小帅哥，小美女，快来玩儿～

维多利亚：“你写的广告词好怪。”

尤百合悠闲地坐在沙发上。这里是员工休息室，有沙发，猫爬架，饮水机，零食拼盘，观赏绿植，拖鞋，榻榻米坐垫，一些儿童书，杂志，毛茸茸抱枕，企业文化标语，几只迷路的兔子，等等。确实是个休息的好去处。

“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我感觉，有点熟悉，但想不起来了。”

“摇摇车，是投币摇摇车，你肯定没玩过。”

“我一个女高中生，JK欸，去坐那个也太奇怪了吧？”

“其实我也没坐过。”

“那你就别提啊！”

两人陷入了沉默，似乎都不愿回想起过去的事。她们似乎隔着条间隙，不知道找什么话题聊，就像过年时，尤百合不知道怎么逗亲戚家小孩玩儿一样。知道对方是女高中生时，尴尬的气氛就开始蔓延。

尤百合先开口了：“话说，那个，就是……你为什么还呆在这？”

维多利亚抓了两颗糖，坐在旁边嚼着，说道：“我的故事讲完了？”

“不清楚，刚刚好像闪过去一大段剧情，精彩程度不亚于《基督山伯爵》，那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可是爱丽丝王国九级一段冒险家，第七届勇者竞技大赛冠军，议会议员，现任冒险者及地牢管理委员会(ADMC)主席。”

尤百合装作自己听懂了，实际上只是听见维多利亚叽里咕噜念了一串：

“这里住不下那么多人。”

“什么嘛？你应该感到敬佩才对。”

“是是是，您说的对，但是，您还有别的事吗？”

“有，你还没说狄欧慕斯给你的能力是什么。”

“我真忘了，骗你干嘛啊。我还要上班呢！”

“不行，我要帮你找回来。”

“怎么找吗？你去问狄欧慕斯。”

“对！就是这样。”维多利亚突然站起来，指着尤百合鼻子说：“你还能联系上她吗？”

“我死了差不多能见着她，算了我试试，狄欧慕斯~慕斯小姐~”

……

“看到吧，不行，亲爱的，请回吧。”尤百合摊了摊手，好像自己光是说出这几句话就已经费了好大的劲儿。

“不对，不对。你的能力会不会是那种系统类的，毕竟你前世是社畜吗？你对自己喊‘系统’试试？”

“怎么感觉你瞧不起社畜？算了，随你吧。系统系统快出来。”

「你好，欢迎登陆 MUOS 系统，第114514号转生者，您剩余点数：1919810」

清脆连续的女声传入尤百合脑中，她看着维多利亚正微笑着，期待着自己有什么反应。维多利亚一定听不见这个声音。尤百合愣住了，她没料到系统真的出现了！

「您的基本属性为：

智商：121

情商：94

精神值：100

体力值：100

魔法值：-1

幸运值：251

耐力值：996

魅力值：69

肺活量：4766

胸围：73

腰围：62

臀围：98

……

」

尤百合忍不住轻叹了声：“我去！”这些属性数值，抛去那些奇奇怪怪的部分，剩下的好像都是真的。真真假假之间，尤百合惊呆了，完全分辨不出来。

“你眼睛怎么在放光！”维多利亚凑了上来，捧住了尤百合的脸，往她瞳孔中瞧。

尤百合这才意识到，这些数值都投影在了自己的眼睛里。一下子就被维多利亚发现了。尤百合赶紧闭上眼，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满口否认。

“你真有系统啊？快，快让我见识见识！”

“没有，不是。”

“双重否定就是肯定，快把你眼皮子睁开。”

“你别撕我眼睛啊，别闹了。”尤百合胡乱挣扎着，眼里的数值还没有消失。她脑海中听见了系统在笑的声音。

“不是系统，是狄欧慕斯在搞鬼，快停手，快停手。”

“那你快联系她啊？”

“等等，万一不是她怎么办，万一是有人控制了我的大脑……”尤百合只是胡编了一个理由，没想到维多利亚相信了。

“有可能，有个蜘蛛能够控制心灵……”

“我先确认一下，你离我远点。”

维多利亚退了两步，死死地盯着尤百合，生怕她会逃跑。

“狄欧慕斯，如果是你的话，请在我面前生成一个电视机出来，我想看动画了。”

休息室内竟然真的出现了一台48寸的大电视和一个核能遥控器，维多利亚回头一看，震惊到无以复加，一时竟然辨认不出这是什么东西。

尤百合试着试摁了下开关按钮，上面显现了按季度排序动画列表，选中即可观看，无需大会员什么的！免费的就是最棒的。

维多利亚一把抢过了遥控器，说：“我有个番，结局没看。”说着，就无视了尤百合，一屁股坐在了尤百合腿上，靠在她怀里，完完全全把她当作了自己的坐垫。

尤百合和维多利亚两人在剩下的时间里不停的看电视，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在看番。她们深深的被电视吸引了，脑袋里容不下别的东西。在21天内，她们用试图用超排列的方式看完凉宫春日2006版，然后只看了8集就睡着了，之后看完了巨人最终话剧场版和jojo的奇妙冒险第九季，在意识到可以看到未来的动画之后，她们尝试去检索了游戏人生第二季，后以失败告终。在第22天，她们没有听见薇薇安说的要搬家的消息，还留在原地，也就是休息室。在第23天，她们终于厌烦了。维多利亚建议道：“为什么不找狄欧慕斯要些漫画看？”

“我完全没想到，你好聪明，我也想看漫画了。”

维多利亚听见这般赞赏，不由得叉起了腰。

“狄欧慕斯，请给我们可以看任何漫画的漫画书吧。”尤百合诚挚地祈求道：“如果实现的话，我愿意信仰你。”

“你好夸张啊。”

“这叫虔诚，懂不懂？”

尤百合脑海里没有回复，四周很是安静，她们互相听着对方的呼吸声，等待着有什么神奇的玩意儿降临。差不多过去了9秒，她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鱼缸，里面游着条漂亮的小金鱼，它绚丽的尾巴在清水里飘动，如裙摆一般。

尤百合和维多利亚趴近了瞧，并没有看出什么稀奇。

维多利亚：“这是漫画书？”

“肯定不是啊，你在想啥？”

说着尤百合便要把水缸搬到别处去，这时小金鱼说话了：“请放过我，我能帮你们实现三个愿望。”

尤百合听见金鱼说话，倒也没太惊讶，毕竟她到这个世界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已经见怪不怪了，她反倒问维多利亚：“你听见谁说话了吗？”

“不是我，”

“那就是你了，小金鱼，”尤百合把它放回到地上，困惑的挠了挠头：“你刚刚说的什么？”

“我能实现你三个愿望？”

“我还是不明白。”尤百合转头向维多利亚，希望在她身上找到答案。

维多利亚想了想，回答道：“我好像懂了，它能实现你三个愿望。”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它说什么，我只是不懂这之间有什么联系？”

维多利亚顿悟般地拍了拍手，又拍了拍尤百合的肩，说：“格林童话，渔夫与金鱼的那篇，没错，我懂了，我想要一个可以看任何漫画的漫画书。”

于是，维多利亚手中出现了一个电子书。

“狄欧慕斯也太小气了，才三个，”尤百合看着小金鱼漆黑的瞳孔，入迷之时想起了什么，又向维多利亚问：

“故事里，许下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什么来着？”

“想成为教皇，”“成为教皇”她们同时想起了答案。尤百合还补充了最后一句：“让日月随我轮转。”

话音刚落，尤百合身上便幻化出了一件白色的长袍，她头戴一顶白色的圆帽，脖子上挂着一条沉重的金链子，上面镶着一颗巨大的红宝石。她们在房间里听见外面好像有千千万万人在欢腾，庄严的声乐在鸣奏。

维多利亚好奇地打开门，外面不再是薇薇安地牢的走廊，而是一个宏伟的教堂，宽阔如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台下挤满了数以万计的信徒，他们伸长脖子，想一睹新任教皇的风采。门内凭空飞出白色的鸽子，把尤百合推向门外，推到了金色的宝座旁边，上面绣着尤百合的徽章和名字。在后面，维多利亚看见了一幅高达数十米的画像，描绘着尤百合的面容和神圣的光环。

尤百合的两旁，站着一排身穿红袍的枢机主教，他们手持十字架和圣经，祈祷着和赞美着圣母狄欧慕斯。其中的一位枢机主教，拿起了一顶泛着金光的冠冕，上面镶满了珍珠和宝石，代表教皇的权威和荣耀。他走到尤百合的面前，将冠冕戴在尤百合的头上，宣布着尤百合的正式登基。尤百合笑开的嘴从头到尾就没合上过。

正如那个故事的结尾一样，反转如期而至。突然之间，电闪雷鸣，大地震动，风雨磅礴。尤百合扶着帽冠，不知道躲向何处。教堂的穹顶轰然坍塌，裂成一块块，砸向四处。维多利亚顾不上这么多，赶紧过去抱住尤百合，想要带她逃离这片危险的区域。可尤百合正呆呆地看着台下，心死了一般，以为末日降临。

维多利亚这时却抱不动尤百合：“你该减肥了！”

“就让我留在这吧，像个主角一样。”说着，尤百合便深深地抱住了维多利亚。

“别让我跟你死一块啊！？要砸下来了！”

这时，尤百合才抬头，看见一大块破碎的灰墙，直直的落向这里。白光闪在尤百合脸上，在眩晕之间，她恍惚看见了一条小金鱼在她周围惬意的浮游，时间变得如水波一样缓慢。

尤百合不解地问：“为什么你能在空气中流动？”

它说：“因为我已经自由了，在意识之海里遨游呢。”

说完，尤百合突然感觉重力被彻底颠倒，她无法控制地倒向灰墙，情急之中愈发抱紧了维多利亚。维多利亚被迫着坠落，便闭上了眼，心里除了恨上了尤百合，便已无所想，随她去了。

尤百合分不清，现在与27天前的那个晚上有什么区别。

### 第十章

睁开眼，粘稠的绿色溶剂中漂浮着不定形的微型气泡，形成的空洞因为光学原理形成透镜，让她依稀看见了外面无数密堆的透明玻璃罐体，频闪的炽白色平面灯光照烁其上，每一个罐子里悬空着一个个赤身裸体的人形，细密的穿束纤管，缠绕其上，看不清面容。她也在玻璃缸中，外面不断传来仪器的滴滴声，流水声，还有沉闷的钢铁的拖动声，好像地面是空心的生锈铁皮铺成的。动不了，张开嘴也说不出话，只能任凭噪音回荡在脑海中。

一个身穿白大褂，挂着工牌的女性走了过来，她的身影被投射成一条细线。她的身旁还跟着一位相同体格的人，站在旁边，在圆柱形玻璃旁被展开成一片，手指比划着，好像在说什么，依然听不清。中间的女人敲了敲外罩，缸中的溶液被很快排清，气泡在眼前逆流而逸散。耳边的声音变得更加嘈杂，难以忍受。头顶忽然亮起的九盏蓝光更是让罐中之人头晕目炫。

“对象已脱离意识之海，是否遣返？”

“等一下，测试对象还有话要说。”她又用手指敲了敲罩面。

“啊！这是哪！？”

“真失望，把她送回C173宇宙吧。”

她看着白大褂远去，思绪也顺着纤维一路连接到其他的培养罐中，借用他们的视觉，疾驰般移动离这个世界，霓虹灯光的曳影划过瞳孔，汇成一片莹白。

再度，睁开眼。

尤百合如噩梦初醒，大口喘着粗气，但气流只是穿过了咽喉，形不成体积。她看向四周，白的空无一物，很熟悉的感觉。她向上一瞥，那名白大褂好像又回来了，正端抱着她的头。仔细一看，是身着白色缎子衣袍的狄欧慕斯。

马上进入地牢设计师前情提要

狄欧慕斯的兔耳颤了颤，仿佛有灵气。

怎么样，好玩吗？

“你，是指什么……”

当然是那个复活机制，你短暂的两段（精彩）人生。

尤百合静静的躺在狄欧慕斯腿上，困惑了好一会儿。

“记不清……”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马上进入前情提要！

狄欧慕斯幻变出了一鬓白须，配上扎起的灰白色头发，俨然成了仙风道骨的老人模样，连口吻都匹配上了。

除了与之格格不入的小小猫耳，其上似乎凝聚着她对自身造型的奇怪执念。

（广播音）穿越而来的尤百合一路上遇见了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人，由他们之口逐渐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也知晓了其他人的心愿。在对未来的选择上，她与另一位同伴薇薇安，不幸发生了争执，最后被同伴斩杀，可喜可贺。

“？满分十分，我给三分。我已经吐槽不动了。而且，脖子很痛。”

你总算想起来了，你的身体还在另一边，我现在给你接上。

随着尤百合视角的抬高和旋转，她看见了自己的身体以一种别扭的方式冷冰冰的躺在地上，双腿扭在一起，右手完全拐到了背上，脖子上空无一物。她是由此判断的。

纯白的空间中也就那一具尸体。

狄欧慕斯像拧螺丝那样，把尤百合的头接了上去，操作简单却有效，场面犹如上个世纪的卡通动画。

尤百合微微扭了扭脖子，随着几声咔嚓，她脸上的神态也放松了不少：

“妙手回春啊，大师。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尤百合转过身，向着虚无迈出了三步，然后驻足原地，似乎明白了什么。

没错，这是极好的机会，在经历了这么多天之后，尤百合再次见到了所谓神明的家伙。这次，她有许多问题要问。

但是尤百合听见那家伙在背后捂着嘴偷笑，仿佛在嘲弄一个失败者。

在古典的故事中，主角由弱变强，体会其中的乐趣。而在现今的故事中，主角一上来便是最强，享受先天的成果。我不会说其中孰优孰劣，只是这变化之中，是否蕴含着时间的流转？

你想做前者，还是后者？

“我想问你，维多利亚小姐的事情。”

你终于肯向我发问了，亲爱的。

“我好像没得选，似乎，不听完前情提要，是走不了了。”

是的，你还有第二段人生。

（广播音）在尤百合以为一切万事大吉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薇薇安地牢。此人正是维多利亚·弗莱尔，顶级的冒险家，带着一腔怒火，横扫了整片地牢。迫于无奈，尤百合以谈判的方式终止了这场战斗。

之后，她们俩成为了好朋友（“这也跳过太多了吧！？”），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日常。直到有一天，金鱼的诅咒从天而降，在无尽的欲望追逐下，两人都走向了幸（灭）终（亡）。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把以前那个温柔的狄欧慕斯还给我。”

什么嘛，被发现了。

跟我来。

狄欧慕斯紧紧的拉住尤百合的手，带她拨开了浓雾，走到另一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小隔间，四周上下铺装着白色的瓷砖，一面是一扇木门，上面还有做旧的痕迹。狄欧慕斯和尤百合两人手牵着手，在隔间内还显得拥挤，尤百合一只手就能撑着墙壁，防止自己倒在狄欧慕斯身上。

等下哈，我找下钥匙。

狄欧慕斯另一只手在小小的口袋里疯狂的翻找，口袋里似乎有无限多的东西，就像哆啦\*梦的口袋。

“我觉得，你也不用这么麻烦。而且，有水\*\*的嫌疑。”

嘘！！！找到了！

随着大门轰然打开，许多纷杂的声音涌了过来。无限个房间里无限个狄欧慕斯在做着各种不同的事情，彼此互不相交也不重叠，一眼能望穿。

如果感到不适或者眩晕，不要往上看，低头。

尤百合在一瞬间理解了许多东西。问题的答案如同空气一般侵入大脑。

她好像在梦中见过这个场面，甚至就在刚刚，尤百合又理解了自己的梦境是真实的，玻璃缸是真实的。

这只不过是不同的世界，这种脱离想象的场景是没办法作假的。因为梦境只能根据已有的素材构建，三维生物甚至无法想象四维空间。而狄欧慕斯总是在尤百合的想象边界填补空缺，只是为了取乐和彰显自己。

我喜欢把这称之为「念头植入」。

到了，去跟你那亚撒西的狄欧慕斯聊吧，我还有事，拜拜。

实际上，尤百合没有移动半分，撑着墙的手掌上，似乎还残留着冰冷的触感。而眼前又回到了一片空白。

转过身来，我在你后面。

尤百合转过身来，这里的空间又回到了正常的欧式几何规则，她看见狄欧慕斯就在自己三步远的地方。

“刚刚发生了什么？”

看来有人跟你玩了个叙事诡计，你被强行植入了许多感觉，不用担心，没有恶意。

瓷砖和木门，尤百合这是才想起来，都是自己房间的样式，一模一样。或许“念头”是这时起被篡改。她又想到了自己的脖子，因为某些原因被折断，产生的痛觉或许也是虚假的。回味起来，真是无比真实。

维多利亚也是我带来的穿越者。

“她选了前者。”

是这样的，看来你已经理清了思绪，现在该聊正事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真是稀奇，你手眼通天，竟然还需要我的帮助？”

不知道你的刻薄是跟哪位狄欧慕斯学的。不能做和不该做是两种概念。何况，我会给你奖励。你不会拒绝我的对吧？

“可恶，我完全没有萌属性抗性，请别这样盯着我看。”

只是普通聊天而已，那就长话短说了。你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需要帮助一些人，解决他们的矛盾。

你还记得你的工作是什么吗？我是说那个世界的。

“帮助薇薇安振兴她的地牢生意，我猜你想让我这么说。”

不知不觉中，两人对坐在一张茶座边，其上摆着两杯冒着热气的红茶，尤百合习惯性的拿过来，捧在手上取暖，并没有抿一口。

“实话说，感觉你弄错人了，怎么也不该是我穿越过来。”

怎么说？

“我对活着这件事没什么感觉，就算拿到了主角模板，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比如那个，尤百欢，据说是我的义妹。按理说，我该找她复仇。但是……”

但是

“我心里既愤恨，又懊悔，既固执，又胆怯。我好像以前做了对不起她的事，但她也同样这样对我了。”

“这种强加在我身上的戏剧，实在是难以胜任。”

但是木已成舟。

尤百合平静的说着，语言并不流畅，记忆在脑海中打结。许久，几珠泪滴从她脸庞上划过，她却没有任何感觉。

直到狄欧慕斯用手替她揩去泪痕。她轻轻抱住尤百合，就像抱住一个孩子。她在尤百合耳边轻声细语，试图安抚一个无助的灵魂。

好了好了，本来挺欢快的气氛，结果变成这样。我要开始做后续预告了。你将会遇到：

迟钝的精算师想要被喜欢

果敢的冒险家失去了信仰

傲慢的发明家在原地转圈

孤独的管家试图追寻真相

理想的小公主走向了极端

怯懦的法师无法逃避现实

执拗的铸剑匠忘记了本职

就先说这么多，当然，你肯定记不住。不过因果已经种下，遇到他们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可以选择不理会。总之，希望你玩得开心。

顺便，要是能帮你重燃生活的激情，那就更好了！

“除了涩涩，我很怀疑，别的东西能否提起我的兴趣。”

不可以涩涩，不可以跟别人涩涩！

你的心情转变的也太快了。满脑子涩涩，你是什么魅魔嘛？

“开玩笑的，你别这么大反应。”

“说到阴晴不定，那个冒险家我已经遇到过一次了，她那脾性，怎么才能帮她？”

维多利亚也是我带过来的，也是个很有趣的孩子。想要帮她，首先要打败她。很可惜，她的战斗能力是从我着获得的，不能以常规之法破解。

跟你的能力差不多，基本属于因果律的能力。

“话说我的能力是什么？哪个更强一点？”

不好意思。之前，我考量到，复杂的概念可能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混乱，所以把你的记忆隔离了。

你的基本能力（无法抹除，剥夺，修改，始终生效）是：“获取其他高级智慧物种实体的无条件信任”。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尤百合注意到，狄欧慕斯神情正经严肃，就像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或许是工作上的要求，狄欧慕斯说这话的时候张开了口，而非平时的直接传音到脑海里。

不可以做强度党，强度是没有意义的。

毕竟是逻辑武器，所以最终解释权在我手上。要是哪天没有成功发动能力，也别找我，多想想自己的问题。不过，这么久了，倒也没人找我麻烦。唉，反正你是遇不到某些极端情况的。

对了，你还记得我给你的电视机嘛？

“记得，怎么了？”

我要收回那个，通过时间回溯的方式。所以，等你再次醒来的时候，将会回到第一段人生结束的时候。

“欸？我们还挺喜欢那个的，为什么啊？”

因为那就是极端情况！你想想那个电视机合理吗？算了，解释起来太麻烦了。

狄欧慕斯抓了抓自己的头发，顶上某些不安分的呆毛如弹簧一般翘起，本人似乎很在意，在尤百合面前露出了困扰的表情。

时间回溯也好麻烦……

“我来帮你。”

尤百合突然开窍了，她注意到，在这片名为想象的纯白空间中，一切皆有可能。

她变出来一把梳子。

尤百合走到狄欧慕斯身后，一只手挽起狄欧慕斯的秀丽长发，另一只手轻轻往下梳理。

那里，不可以~

狄欧慕斯因为敏感而眯着眼，手上紧张的攥着拳。

“不好意思，我会注意的。”

你早该注意了，毛茸茸的耳朵和坚硬的头角都是禁区，特别是女孩子。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尤百合开心的笑出了声。

你在笑什么？

“没什么，我想到了你。”

什么嘛？我有什么好笑的。

“我记得你上次说的，要变猫耳给我看。那个假狄欧慕斯还是兔耳，结果被我发现了。”

那位也不算是假货。

“我是不是很聪明？”

狄欧慕斯小声呢喃着：

没想到你还记得……

说着便红了脸。

还有一件事，跟你约好了，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会变出你最熟悉的羊角。你给我记好了。

说着，狄欧慕斯的身影逐渐模糊远去，似乎要离开这里了。

“好好好。”尤百合突然想到了薇薇安，她指的一定是薇薇安的角。

“有个问题，”尤百合大喊着：

“我跟薇薇安在一起，你会不会吃醋？”

怎么可能，不会。

听见狄欧慕斯在远处不带犹豫的回答，尤百合喊得更加大声了：

“但是，你以前和维多利亚做的这些事，我可是会吃醋的呢！”

你！你！你看看你，你在说什么啊？唔~

### 第十一章

薇薇安地牢此时无边安静，正如雨后天晴的早晨，让人放松。

一人除外。她光着脚，在门外走廊上踱来踱去。

薇薇安地牢分为两个部分。上面的一部分，是正儿八经的，专门给冒险家历练用的，结构复杂的建筑。如同蚁穴。而下面一部分，则是更深处的真·薇薇安地牢，也就是薇薇安饮食起居的地方。两部分以传送法阵相连。

下层结构相较简单，就是一条走廊，两边挂着各种不同的房间，两边尽头则是传送阵出口，其中一个还坏了。要想去地面，还要先穿过上面的地牢迷宫。

从好的那边传送法阵依次介绍起，分别是食堂大厅，储藏（宝藏）室，员工休息室，另一个储藏（杂物）间，财务室，办公处，小作坊（老板专属），员工宿舍，老板闺房（擅入者死）。

不只这些，还别忘了还有勤勉的工程师兔兔们。走廊上几个井盖便是他们家的大门。不时会增加。

没人会好奇里面有什么，除非不小心掉进去。然后兔子们会骂骂咧咧的给你抬出来。

他们贡献了地牢里几乎所有的建筑，包括未来规划的。

现在只需要知道这些即可。

奥利维娅一如既往地早起，然后逐个叫醒诸位员工。尽管这不属于她的职责，或许是担任女仆长习惯了。

她最后才到老板闺房门口。她拍了拍趴在房门上的薇薇安，想要“叫醒”小老板。

“啊！吓我一跳。是你啊，奥利维娅。”

“你在这做什么？”奥利维娅歪着头，指了指房间内，“有蜘蛛？”

“不是啦，是尤百合。”薇薇安继续专心地听着里面的动静。

“这确实比蜘蛛麻烦。”

“你说，她怎么还不醒？”

薇薇安一把拉过奥利维娅，示意她也贴门上，仔细聆听。

“你昨晚睡了吗，安？”

“嘘，小声点，我听见什么了。”

/剩余灵魂目标：19990，剩余时间：26天/

尤百合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醒来了。现实远比梦境虚假。但当她看见，窗外的光照射到梳妆台上的镜子，再精准地反射到她的脸上，她知道自己回来了。

人造阳光闪耀过的睡眼，再无倦意。尤百合渐渐恢复了知觉。她首先感觉到生命的重压，压在她胸前喘不过气，湿润，温暖，但没必要。同时，胯下还有数条光滑的触手在缠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尤百合以为是薇薇安在开玩笑，不是一次两次了。谁还没有起床气呢？她闭着眼，像拎小猫一样，把胸前之人拎到一边，侧着身继续睡了。

没想到，过一会儿，那家伙又从尤百合臂弯下钻出来，抱着尤百合，轻轻舔起来尤百合的脖子。惹得尤百合发痒。

“哎呀，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尤百合恼不住，一把掀过身来，反压在那人身上，双手抵着，不让那人动弹。再睁眼一看，那人不是薇薇安，却是地牢乐团的佳登儿。两人沉默的对视着，尤百合看着眼前怜弱的佳登儿，顿时乱了阵脚。

突然大门一开，薇薇安从外面闪亮登场，毫不避讳地往床上看去。

“你终于醒了，我的仆人。”

这里尤百合把仆人二字听成了主人。她察觉薇薇安的到来后，赶紧从被子里爬出来，在瞬间把佳登儿蒙住，好像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一样。

薇薇安看见被子里无言的挣扎，立马反应过来，把佳登儿救出来，而后抱着佳登儿，恶狠狠的看向尤百合，仿佛要尤百合偿还罪恶。

“她这么可爱，摸起来又软乎乎的～你竟然好意思弄疼她。”薇薇安举起佳登儿的小手，说道：“看，被你勒的。”

“听我狡辩……”

“依照爱丽丝王国法律第二千零四十二条，与未满十四岁少女发生关系的，处以炮决，依情节轻重决定次数。”奥利维娅靠在门边缓缓说道。

薇薇安紧随其后：“炮决五十次，立即执行！”

“你别瞎起哄啊喂！？”

以一场闹剧开场，尤百合现在无比清醒，除了在脑中挥之不去的佳登儿纯洁的裸体，她现在已经能正常工作了。

她现在也无比渴望工作。

“我有灵感了，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写策划书。”

薇薇安拦住了她，扭捏地递过去一条崭新的白色棉围巾：“给你，入职礼物。”

“哦，好的，谢谢。”

尤百合随意地卷上围巾，穿着睡衣就冲进了办公工位。

不出一个早上，策划书便完成了。

奥利维娅首先接过来看。她一字一句地读过去，看得很仔细。最后，她合上了策划书。

“很不错，可行性很高，而且比较新颖。重要的是，很贴近实际。”

一直坐她旁边的尤百合松了口气：

“是吧！我也觉得。我拿未来的我担保，一定会火的，”

尤百合说完，便起身要走：“我要给薇薇安看看。”

“不用了，她昨晚跟我说过了。”

“她怎么说？”

“她的想法跟你的几乎一致。”

“那更好了，再去找她讨论下细节吧。”

说着，她们又回到了薇薇安的房间门口。尤百合刚想推开门，看见门上四个大字——擅入者死，便停手了。

不过尤百合没有离开。她侧着身，把耳朵贴在门上，悄悄地听着。

“她睡了。”尤百合小声地说。

“你的小动作，简直跟薇薇安一模一样。”

尤百合看了看奥利维娅，身体一阵发冷，这才注意到身上的睡衣和围巾。

趁着穿衣服的时间，尤百合重新想了一遍策划方案。

内容大体上就是，增加一个全天开放的Boss Rush。也就是多个Boss轮流作战的环节。冒险家可以选择正常流程，也可以选择直达最终Boss房间，进行几个波次的战斗，获取奖励。

尤百合正是考量到当地冒险家充沛的武德，酣畅淋漓的战斗才是他们想要的。时间短，节奏快。

具体实施起来，也只要在门口新建一个传送法阵，并连接到下层房间。

至于细节，

“薇薇安都不急，我急什么？”尤百合想着，随手丢掉了以前的破旧红灰色围脖。毕竟现在有新的了。

无需过多的打扮，尤百合很快就回去找到了奥利维娅。据说奥利维娅有其他事情要给她处理。

跟着奥利维娅走到地牢入口，尤百合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跟着她们一起来的还有佳登儿。

佳登儿边走边跑，才勉强跟上她们。

奥利维娅递给尤百合一块扁平的水晶，其上隐隐发着光芒：

“给，通讯用的，已经帮你接入地牢了。”

这块水晶通过魔力供能，可以远程显示其他人的消息。尤百合看见，水晶上显示，有个叫米娅·洛佩兹在薇薇安地牢群组里发了句欢迎。

“这谁啊？”尤百合心想。

她好好地把玩了一遍这块水晶，并没有发现其他功能。

“所以……这就是个只能收发消息的手机？”

“这叫‘手晶’，算了，你爱叫它什么叫什么。”奥利维娅的注意力似乎不在这里，她漫不经心地说道：

“今天通知大家歇业一天了。地牢要在三天内进行一次不小的调整，快的话，也需要一天。”

尤百合起了兴致：“所以我要做什么？”

“好问题，”奥利维娅指了指传送出口，“你出去。”

奥利维娅神情严肃，惊得尤百合以为她是认真的，要赶自己出门。

“开玩笑的。”

“听着可不像啊。”

“抱歉，我不是很擅长……”奥利维娅的语气没有什么变化，她脸上的微表情真是难以捕捉。

随后，奥利维娅牵着佳登儿，边走边说，向尤百合解释了一些事情。

首先手机（方便起见，以后都这么称呼）与传送法阵上的水晶是同源的，都来自于根源之树。两者的区别只是作用不同。

奥利维娅像教育小孩子认知世界一样，娓娓道来，毫不嫌麻烦。尤百合与佳登儿也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随着她们走进根源之树内部，演讲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根源之树是一棵巨大的，空心的，自然生长的水晶，形态与树木类似。表面并不反射光线，反倒是自身散发光芒。

其树的枝蔓与根延连接天空与大地，自然蕴含「连接」与「传递」的魔法，奥妙无穷。

这些绿色的光芒似乎展现着魔力的流动，由上至下，细细密密，层层迭迭，曲折顿挫，构成如同树纹一般的纹路。远了看，真如同苍天巨树一般。

内部也是如此，在靠近根部有一处巨大的空室。空室四壁上隐隐约约有无数扇门，通往不同的地牢。

她们顺着螺旋阶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薇薇安地牢门口。

“所以说，冒险家通过进入根源之树，再进入不同地牢。之后就是我们的工作了。”

“没错，他们也有自己专属的传送链路进入根源之树。而在爱丽丝王国，这样的根源之树有三棵。”

奥利维娅叹了口气，又接着说：

“我们在另外两棵根源之树内，没有相连的入口。所以大约只能接收王国内三分之一的冒险家。”

尤百合有些惊讶，之前的事她早有了解，这件事还是第一次听说。于是她问道：

“为什么？”

“因为不够资格。”

尤百合没再往下问，她知道现在是没办法解决的。

尤百合看着奥利维娅修改门口的提示板。上面写着关于薇薇安地牢的基本信息与一些广告。

这几天歇业，看来提示板上的信息也要及时更新。

在市场这双无形的大手操控下，魔族在关于地牢方面。似乎形成了一些公约。

不过总体还是自由的。

奥利维娅接着又拿出冒险家铭牌给尤百合。

“你很特殊。”

“我？”尤百合手指着自己，表示不解。

“你既是人类，也是魔族。作为人类，你身上完全没有魔族的特征，魔族的气息。作为魔族……”

“怎么了？”尤百合接过铭牌，想听她继续说。

“你死后不能产生灵石，似乎，你的灵魂丢失了。”奥利维娅缓缓说道，好似在思考什么，

“这并不影响什么，你不用在意。”她接着说道。

尤百合的确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她按奥利维娅说的，想要设计地牢，首先要去亲身体会下“地牢冒险”。而她，正好有个冒险家身份。

“魔族未经允许，是禁止进入他人领域的。”奥利维娅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尤百合半只脚都已经踏入另一个地牢了，一个小小的身影拉住了她的围巾。

尤百合这才发觉，佳登儿还在这，跟了她一路。

这可让她犯了难。尤百合蹲在佳登儿面前，说要带她回去，她却纹丝不动。尤百合看着她的眼睛，一眨不眨，深邃似海。完全不懂她的意图，更要命的是，佳登儿有口也不能说话。

“好麻烦啊，把她抱回去算了。”尤百合心想。

“至少你能听懂语言，我们要回去咯。”

在尤百合伸出手时，佳登儿指了指她手腕上的冒险家铭牌。

“你想要这个，这可不行，我还要用呢？”

佳登儿听此，嘟着嘴鼓气，似乎在指责尤百合的小气。

“受不了你，拿去吧，给你玩一会儿。”

佳登儿一转高兴的接过来，把这小铁片捏了捏，又好像很用劲的掰了掰，铁片却没弯曲半分。

趁尤百合不注意，佳登儿把铭牌放嘴里尝了尝，结果不小心吞了下去。

尤百合还来不及反应，一切就这么发生了。她半跪在佳登儿面前，慌乱地撬开佳登儿的嘴。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完蛋，完蛋了！”

“你吃下去了？”

“她们会杀了我的，少说50次！”

“你真吞下去了！？”

佳登儿平静地点点头。不觉难受，好像无事发生。

尤百合按了按她的小肚子，隐约能感觉到硬硬的一块。是冒险家铭牌没错。

尤百合看了看自己掀开上衣的佳登儿，又看了看自己腰间的刀。她想到了手术的方式，取出铭牌。就像解剖一只麻雀。

“不对！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还只是一个孩子啊？”

接着尤百合指示佳登儿吐出来。

佳登儿似乎不理解什么是吐，于是尤百合像模像样的表演了几遍，喉咙都呕干了。

这反而逗笑了佳登儿。

“没办法了，佳登儿你忍一下哦。”

在最后，尤百合决定催吐。她小心地将两根手指伸入佳登儿口中，慢慢靠近舌头末端。

佳登儿的口很浅，尤百合比较容易的就按压到了她的咽喉后面。

插入手指的过程中，尤百合内心充满了负罪感。不过，她还产生了一丝兴奋。

很快佳登儿就起了反应，喉咙开始痉挛，捂着嘴开始呕吐。

因为不适的原因，佳登儿无力地跪坐在地上，双手捧在唇前，上面沾满了粘液。脸色也微微泛红，吐着小小的舌头，不停地小声喘着气，眼眶中挤出了眼泪。这番景象，真叫人怜爱。

就算这样，佳登儿还是伸出手，要把手上的东西还给尤百合。

多好一孩子。

尤百合抱起佳登儿，用自己的围巾，给她擦拭干净了。

这围巾在以后的用途大抵也是如此。薇薇安对此没有任何意见，她只要看得见尤百合一直戴着，就行。

### 第十二章

这一章写尤百合带着佳登儿在地牢冒险的故事，要突出地牢的娱乐性质，尤百合最后同意了佳登儿一同前往，在法芙娜地牢，她们遇见了三个敌人，她们都是法芙娜的仆人，第一个戴着脚镣，就在门口扫地，武器是藏在扫把里的细剑，穿过迷宫后，遇到第二个仆人戴着手铐，在洗衣物，给出一个谜题后就放行了，在最深处的地牢遇到了第三个仆人，戴着项圈。这时佳登儿说自己饿了，想吃东西，她张开嘴，现实逐渐被她侵蚀，原来她的腹中含有一个平行宇宙，要着重突出佳登儿的神秘。情急之下，法芙娜真身出现，一脚踩死了第三位女仆，自己却晕了过去。

{现在可以公布的情报}

冒险家协会规定：只有具有等级的冒险家才可进入根源之树，进行地牢冒险。（包括已通过模拟测试的零级冒险家）

非冒险家在地牢获得的收益视为不明来源财产，将依照（爱丽丝王国）相关律法处理。

冒险家协会将对冒险家收益进行动态抽成，用于冒险家本人的税务费，服务费等（详细见后文第347条）。加入协会即视为同意此条款。

—————————————————

相对于根源之树，法夫纳地牢的传送入口就在薇薇安地牢的旁边。它是奥利维娅在上回书中向主角推荐的，比较适合她尤百合的地牢。

法夫纳地牢的入口处同样也有一个标示牌，上面嚣张的写着：所有等级的冒险家都可以尝试，来体验失败的味道。

下面有另一种字迹，写着：主人只取败者一样物件，留作记录，其余尽数归还。

上面的记录两字修改了多次，依稀能看见最底下写着“纪念”。

“这位法夫纳看起来还挺大方。”尤百合想。

她在魔法书的某一页中偶然瞧见一个魔法，名叫：畑火。

畑火是一种简单的上古火系法术，将死者的装备经过畑火烧尽（一定要烧干净）后，会回到死者身上，不可对自己生效，需要他人辅助。原理已不可究。

有些地牢会学习这种魔法，将无用之物丢弃，如法夫纳地牢。

最后，标识牌下面有一行浮动的荧光字——推荐时长：3小时。

这是奥利维娅推荐的第二个理由。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这座地牢已经‘接待’过数不胜数的冒险家，最后的统计结果，失败只需要3小时。”

尤百合正回想着奥利维娅交代她的话，此时手机来消息了。

奥利维娅：看来佳登儿很喜欢你

奥利维娅：她的老师梅林回老家了

奥利维娅：你先临时带带佳登儿，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尤百合：收到！

奥利维娅：地牢现在很缺人手

奥利维娅：你在冒险的时候，要是能招些人来就好了

尤百合：挖墙脚？

奥利维娅：放心去吧

后面没有消息了。奥利维娅似乎在忙其他事情，没再回复尤百合的信息，话题就这样戛然而止。

尤百合晃了晃手机，叹了口气。

佳登儿牵着尤百合的小拇指，要拉她进去。

尤百合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仰着额头思考。思考奥利维娅发来的消息：

“你的奥利维娅阿姨，是不想我回去啊~”

“而且，哪有带娃冒险的？”

尤百合环顾四周，冒险家队伍多是三人以上，很少看见两人的，独自一人更是没有。

刚刚擦肩而过一队五人小组，向尤百合与佳登儿两人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她们不停地窃窃私语，讨论着两人的来历和意图。

佳登儿不会被外界环境影响，倒是尤百合，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

“能够”

“护盾”

“你”

尤百合一字一句地将佳登儿的手语翻译了出来。大概意思是，她会使用魔法保护尤百合。

尤百合笑了，她不信。

作为测试，尤百合拔出短剑，使用魔法覆盖，给刀刃上附加上一层火焰附魔。

这种火焰正是刚刚提到的畑火。真正的畑火，无论什么都能燃尽，尤百合突发奇想，尝试将其组合。

结果出乎意料，尤百合复现出来的，弱化版本的小畑火附着在武器上时，表现出钝性，几乎不会对自己的武器造成消耗。但是，挥舞劈砍时，又会转变为活性状态，明显增加锋利度。

佳登儿慢悠悠的展开一个椭球形护盾，然后站着不动，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准备好了。

此时尤百合犹豫了。她想到了佳登儿舔她时的冰凉触感，就像小狗在摇着尾巴示好。这种无端的信任绝对是因为自己的能力。

此时也是一样，出于信任，佳登儿丝毫感觉不到危险。

但，尤百合不觉得这个薄如蝉翼的透明护盾能保护什么。她觉得自己被小瞧了。

尤百合产生了一股微妙的感觉，仿佛肩上担起了某种义务，而且，需要给予眼前的小可爱额外的特别关注。

换言之，尤百合对一个还不了解的小孩产生了母爱。她要温柔又严肃的教育佳登儿，冒险家的工作是危险的。

同时，尤百合想起了奥利维娅多次重复的话：“要多去了解你的同伴。”

尤百合瞅准了佳登儿的心脏位置，只要偏移一点，就能刺穿前胸而不伤害任何器官。她不知道自己何时学习的这种知识，却已经好像使用过许多次一样。

现在的尤百合，已经深刻体会到，这个世界对于“安全”的定义截然不同。如果一次死亡能够避免以后遭遇更大的危险，那便是收获。

剑尖快速的穿过了护盾，尤百合没有感受到任何的阻力，而佳登儿依然一动不动，好像早有预料。

就在剑尖快要刺透佳登儿单薄的上衣时，尤百合停手了。

因为尤百合感受到，短剑上的魔法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一滴水落进大海。

之后尤百合又尝试了所有她会的魔法，其实种类也不多。在与薇薇安交换能力前，她甚至一个也不会。

之前，尤百合曾向薇薇安问道：“你这么强，为什么只会这几个魔法？”她很快得到了薇薇安生气的回答：“不许阴阳怪气！”

在佳登儿的护盾下，所有魔法都失效了，远古的，现代的，复杂的，精巧的。甚至连最朴素的魔力都无法注入该护盾。这也意味着，没办法用魔法的方式解析。

显然，这已经超出了魔法的范围。

尤百合缓缓想起了关于薇薇安地牢的一切，尽管才居住了三个晚上，不解的东西却越来越多：

兔兔工程师们与薇薇安的契约；永不休息的女仆奥利维娅和她的神秘钢笔，骷髅头梅林和他书架上的《死灵之书》；传闻中的小阿姆斯壮的母亲；薇薇安的身世与人为破坏的传送法阵……

还有就是佳登儿的身世，据说是薇薇安在自己后花园捡来的。在佳登儿吐出来两个冒险家铭牌后，尤百合心里就产生了怀疑的种子。

如果现实过于荒诞，人们就会沉湎于幻想。

而尤百合不得不选择相信，因为出于对她的信任，任何人不可以说谎。

两个冒险家铭牌，一个刻着尤里之名，另一个也刻着尤里。

这就是为什么佳登儿执意要前往冒险，现在，她也是一个小小冒险家了。

而且，是经过尤百合独家认证的，特级冒险家。

尤百合夸张地说：“这么说吧，除了那些只会耍刀弄棒的战士，没人能伤害你。你无敌了孩子。”

佳登儿歪着头，表示不理解。尤百合同样也不理解她的小脑瓜里想什么。

但是无所谓，尤百合牵着佳登儿大步踏进了法夫纳地牢。毕竟，在见识过佳登儿的能力后，是谁在旁边都会信心大增。

她们很快遇到了一位扫地的女仆。女仆也发现了她们，并向她们招手示意。

那名女仆正式地介绍了自己。她说自己是被主人法夫纳从奴隶市场上买来的。

法夫纳给她取名为蓝玛瑙。

仔细一看，蓝玛瑙的眼睛是蓝绿色的，倒是很符合。

蓝玛瑙说着，从扫把中抽出一把细剑，并小心翼翼地将扫把放在一边，仿佛作为剑鞘的扫把对于她来说更加重要。

接着，蓝玛瑙又是一段对主人的赞美之语，其间不乏爱意。

尤百合耐着性子听完了她的陈述，毕竟人家十分礼貌，摆起架势后又行了个礼。

“希望客人您不要使用魔法，不然我会很困扰的。” 蓝玛瑙说完就发起了进攻。

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响声，尤百合这才注意到蓝玛瑙脚上戴着镣铐。那副漆黑的金属脚镣看起来就很重，拴着的铁链更是一下也松弛不得。

但蓝玛瑙丝毫不在意，专心面对眼前的尤百合。

躲在一边的佳登儿也不被当作目标。似乎，蓝玛瑙是个正派的人，在进行着公正的决斗，动作上没有任何暗招。

一开始，尤百合以为她是位高手，是法夫纳地牢的“扫地僧”，甚至脑补出她戴着脚镣起舞的模样。

结果，不超三回合，蓝玛瑙便落败了。她恭敬地带着两位来到了迷宫门前。

下一道考验是迷宫，尤百合认为自己擅长的部分。

她兴奋地向佳登儿介绍，迷宫的设计如何如何，有什么什么破解技巧：

“……这样，一般人就不可能在两小时内走出迷宫。有个简单的方法，只要右手贴着墙壁，手不离墙一直走，就能逐渐接近终点。”

说着，两个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佳登儿很认真地扶着墙，即将右转，尤百合此时却拉住了她。

“你看，前面是死胡同。别死脑筋，我们直接走对面那条路。”

两人一大一小，都扶着墙，又走了一大圈，不知道多少时间，回到十字路口前。

佳登儿用手机输入一段信息。她在上面写的很慢很慢，但至少比手语清楚：“我们来过这里吗？”

答案是当然的。尤百合不仅知道来没来过，还知道怎么来的。她在接触墙面的时候，一直在覆盖魔法用以标记。这种不加任何控制的微量魔力会随时间慢慢消散。依照这个，尤百合确认了，她们确实来过此处。

在尤百合思考的时候，佳登儿依然按照“右手法则”，在十字路口右转进了死胡同。

接着人就不见了。就像带小孩去菜市场买菜一样，在你没牵着他的每一时刻，都有可能会让他消失。

尤百合焦急地冲进胡同里，发现了一个楼梯。

“天啊，我忘了地牢是往下延伸的了。”

尤百合马上追了过去，找到佳登儿并告诉了她，“右手法则”有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对三维迷宫不适用！

佳登儿这才把右手放下。

一会儿，她们走出了迷宫，来到一个新的房间，里面同样有一个女仆，旁若无人的专洗浣衣物。其样貌同样迷人，与蓝玛瑙一样，是法夫纳赎买来的奴隶。

她的眼睛是深深的红褐色，介绍自己名为红宝石。

但相较蓝玛瑙而言，红宝石的话少了许多，也没有过多的谈及自己的主人。她只是要求尤百合帮她一个忙，便让她们通过。

红宝石幽幽地说：“你看，我戴着手铐，不方便取水。那里有四个开关，分别控制着四个水管，请你帮我，在第三个水管那接点水。我不需要其他水管的水，请只打开第三个水管就行。”

尤百合试着打开了第一个开关，结果有三个水管都开始出水。“看来只是个解密。”几次尝试后，尤百合轻松地打开了第三个水管。

红宝石毫不吝啬的夸奖了尤百合，并带她们来到了该房间的出口处。

临走前，尤百合好奇地向红宝石问道：

“只有这一个谜题吗？”

“不止，这取决于我在做什么。”

“那你得一直戴着手铐吗？”

红宝石神色突然慌乱起来：“别问我这个，这是主人的要求。”接着便是一些不通畅的话，“主人对我们都很好！这样子没什么问题……我应该……”

告别了红宝石，她们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看起来这里像个卧室，有一张床，三个柜子，一小两大。一位黑发的女仆背对着尤百合她们，静坐在梳妆镜前。透过镜子看见客人的到来，她停下手头的化妆。

她与前两位相比，貌美的惊人。尤百合被她盯上一眼，便震惊得浑身发冷而哆嗦。

她的瞳孔是纯粹的黑，不掺杂一丝棕色，也不反射一点光彩。

“你不会叫黑曜石吧？”

“我叫黑珍珠，想必你从其他女仆那已经知道我怎么来的了。”

她的话语中夹带着浓厚的悲伤，仿佛在悲剧中牺牲的女主角。

这使得尤百合心中萌生了多余的感情，尽管她知道这是即将面对的敌人。

在某一瞬间，尤百合想法要带走眼前之人。不是要带她去薇薇安地牢，而是前往地面，两人一起生活。

尤百合隐隐约约感觉不对，她向黑珍珠说：“请，请稍等一下。”她用双手遮住了佳登儿的眼睛，一步一挪地走到墙角，又对佳登儿说：“小孩子不能看这些，我说好了，你再转身。”

佳登儿乖乖地闭着眼，蹲在角落里。

黑珍珠微微羞耻的解开了衣服，露出了她的窈窕的身姿，也让她们看见自己颈上的皮带项圈。项圈上嵌满了铁钉，一根铁绳拴在上面，另一头绑在了床上。

紧接着，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柄长剑，准备与尤百合做最后的决斗。

{红宝石的谜题——其一}

一号开关控制着第1，3，4根水管；

二号开关控制着第3，4根水管；

三号开关控制着第1，2，3根水管；

四号开关控制着第1，3根水管。

一开始，每根水管是关闭的。于是，尤百合随意地尝试了若干次，将所有水管都打开了，并得到了上面的信息。接着，她通过分析，打开了第3根水管，而保持其他水管关闭。

请问，尤百合至少需要打开多少次开关？

由题，一二三四二序列（必包含所有序列，顺序无所谓）得到1234，二三序列得到3，共七步。

### 第十三章

拉雯德，奥利维娅的姐姐，被公司派往调查和规范薇薇安地牢，因为三座根源之树互不相连，她需要坐马车前往，南部的根源之树。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因为找不到最后一位勇者候补，也就是尤百合，而苦恼，她得到情报，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芬代尔的冒险家协会，由凯勒提供的情报。两人因此一同前往。

ADMC主席办公室门前，一位穿着正式的职员在门口徘徊许久。他看见门上的状态表上，清清楚楚的在“外出中”那一列写着维多利亚·弗莱尔主席的名字。

这块老旧的状态表所显示的信息，与他在主席秘书那得到的消息相悖。秘书说可以直接找到主席，而这块小小的状态表直截了当地拦住了他。

他在协会工作不过一年，却早有耳闻维多利亚的脾气。他原以为，自己与主席的等级差距过大，基本不会有交流工作的机会。没想到，一件未开封的信，直接把他送到了主席的门口。

他拿着那封信，犹豫地敲了敲门。他听见了门内的动静，松了口气。看来主席就在里面。

在三秒前，他想过把信件从门缝中送去，然后逃之夭夭。现在看来，他没必要赌上自己的前程。

“门没锁。”

他轻轻地打开门，看见维多利亚手持一沓文件，站在高耸的座椅上，如老鹰般锐利地环顾四周。

那把椅子有多高？它几乎能够到天花板，就像两条梯子拼起来的一样。可怜的职员只能仰望着它，心中充满了震惊。

他回想到了当年冬日里的那个下午，他坐在图书馆的书架梯上，整理着最上层积灰的旧书。在书本的间隙中，一束阳光照在他的肩头，雪白的灰尘如絮般在柔光中飞舞，惹得他鼻子痒痒的。

好冷。这是他进入房间的第一感觉。

“把门关上！”

他回头抓住门把手的瞬间，打了个大大的喷嚏。这下，他以为他完蛋了。

“快点！”

维多利亚扶着椅子，慢慢地盘坐在上面。她的注意力很快凝聚在那位职员身上。她“高高在上”地说：

“你有什么事？”

“主席大人，我来送一封信，是副主席叫我给您的。他说一定要送到您手里，亲自看过后回复。”

那位职员奋力地把信举到维多利亚跟前。

维多利亚漫不经心地把信捞了过来。

这是一封勇者竞技大赛邀请函，收件人是全国的勇者候补之一。它还带着一个附件，是副主席给维多利亚的：

尊敬的维多利亚大人（下面是内容的概括）

此邀请迟迟未能送达，希望您能出手处理。此项工作非您不可。

在维多利亚浏览文件时，那位职员一动不动，耐心地等待着维多利亚的回应。甚至，一只苍蝇飞到了他的脸上。他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知道了。”维多利亚说着，折起了信件。她俯视着那位职员，用眼神示意他离开。

可是他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苍蝇在他脸上搓着手。

“副主席说，要得到您的回复……”

这句话显然没有传入维多利亚的耳中。她的注意力全在那位职员的脸上，准确来说，是那只苍蝇身上。

维多利亚重新抄起那一沓文件，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位职员，直到身体的阴影完全覆盖了他的面孔。

这时，他预见了自己的命运，正如脸上的苍蝇一样感应到了危险。但他不能躲。在他进门的瞬间，他就做好了直面命运的准备。

命运就是一沓黑字白纸狠狠地甩到他的右脸上，却不能反击。有几个字母印在了他的脸上。

“该死！又让它妈的跑了。”维多利亚愤怒的把文件甩到地上，散成一片。“你，刚刚说什么？”

“副主席，说，他说……”那位职员的声音中夹杂着颤抖。

“哦，告诉他，自己的事自己做。拿回去！”

他假装接住了信件，不屈不挠地继续补充道：

“他还让您好好看看，接收人是谁，再做决定。”

信封火漆下面，维多利亚这才注意到，一行花体字写着：尤里公爵长女，莉莉·尤里收。

维多利亚思考了一会儿，冷静了下来：

“副主席现在在做什么？”

“回大人，副主席他按照您的吩咐，在筹备勇者竞技大赛。”

维多利亚从椅子上爬了下来，踏过了一堆文件，从衣架上拿起外套，正要往外面走。

她头也不回地对那位职员说：

“告诉他，等我回来，要去现场验收。”

那位职员鞠着躬，生怕自己高过了主席。他偷瞄着主席矮小的背影，之前的威压减轻了一大半。

“还有，找到那个打开我办公室纱窗的清洁工，把她跟苍蝇关在一起。找不到的话，你就是下一个清洁工。”

说完，维多利亚重重地关上了门，生怕苍蝇会从房间中逃走。

那位职员名叫杰米，他发现自己刚刚弄丢了工作牌，就在主席的办公室。更糟糕的是，在他心灰意冷地回去复命时，维多利亚的秘书拿着自己的工作牌。

“维多利亚主席说，她记住你了。”

“这算好事还是坏事？”杰米扶着头，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果然不适合干这行。”

“我看主席心情不错，大概算好事。”

“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承受不住。”

这时的维多利亚已经到了东部的根源之树。本来，秘书给她安排的路线是乘坐火车前往南部。得知行程需要一天时间，她果断放弃了坐车。

在东部的根源之树，找到特定的地牢，再穿过该地牢来到地面，走一段山路，来到另一个地牢的原始入口，再通过传送，即可到达南部的根源之树。

这样，即可把时间缩短一半以上。

七天之后，四年一次的勇者竞技大赛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全世界的勇者候补会齐聚一堂，切磋比试。

勇者的实力代表着一国的实力。此时的勇者也不同以往，魔王还远远没有苏醒迹象，勇者更多的是代表着权力与财富，而非荣耀。

可惜的是，爱丽丝王国现在只有三名勇者候补。所以，缺少任何一人都不行。

皇家对此极其重视，邀请函是爱丽丝·玛丽公主亲笔署名，上面带着强大的复原魔法和淡淡的蔷薇花香。

最后一封信是递给尤百合的。据冒险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凯勒所提供的情报，最后一次见到尤百合，是在南部的根源之树内。

“或许她正在地牢里冒险，”维多利亚想，“难怪送信猫头鹰找不到目标。”

作为冒险家协会的高层管理，维多利亚拥有最全面的地牢情报。以前，她回老家度假时，就经常走地牢路线以节省时间。至于其中风险，作为九级冒险家的她，也没什么需要顾虑的。

维多利亚时常抱怨，为什么不同根源之树并不相连？

唯一的问题就是一段曲折的山路，甚至可能没有路，需要穿过一大片森林来接近人类文明的居住地。

幸运的是，维多利亚从地牢里出来，不远处便有一段土路。按照地图，乘坐马车两小时即可到下一个目的地。

平日里，维多利亚娇奢惯了，出门有专车接送。可这荒山野岭的，连个车影子都看不着。

维多利亚就这样，蹲在地上发呆，一蹲就是小半个时辰。直到一辆马车在道路尽头出现。

她赶紧拍拍屁股，站在路中间大声高呼。

车轮碰撞颠簸的声音越来越大，维多利亚逐渐看清了，对面来的是一只无人带领的走地龙，拉着车厢，以飞快的速度在地面疾驰。

走地龙似乎毫不在意路中间的人，它也听不懂人类的语言，速度丝毫没有减慢。

维多利亚顿感不妙，不拦下它的话，下一班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她撤后半步，准备施放束缚魔法。她死死地盯着走地龙的双腿，想象自己在与一名骑士战斗。她要先绊倒那匹冲锋的龙。

维多利亚做到了。走地龙试图调整角度，来绕过维多利亚时，因为魔法绊线的束缚，无法平衡身体，两脚朝天摔倒在路边。车厢也侧翻在一边，车轮还因为惯性在旋转着。

一位女士从车厢里晃晃悠悠地爬出来，一边摸着脑袋一边呻吟：

“哎呦哟，可真摔疼我了。”

“你没事吧？”维多利亚赶紧过去扶着她，上下打量着，看她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维多利亚此时感到十足的内疚，表现到脸上，变成了演技满满的悲伤与同情。

至少，在她准备拦截的那一刻，维多利亚没有感应到车上有人。

这是让维多利亚找人的另一个理由，她有着极其强大的鉴别技能。通过自己的洞悉之魔眼，可以在短短数秒内获取对面的基本性能。

她从不宣扬这种能力。她通过无数次的实战证明，了解对手不代表能战胜对手。在这方面，那只苍蝇有些说法。

反复确认对方只有一人时，维多利亚提出要一同搭车。当然，是付费的。

“那个，它被一块大石头绊倒了，我刚想提醒你来着。”

“难怪，我刚刚打了个盹，什么都没听见。”那位女士似乎已经从受伤中恢复了，精神不错地查看着地龙的状态，“忘了介绍自己了，我叫拉雯德。”

“我叫维多利亚·弗莱尔，冒险家。”维多利亚有些紧张，她不是很擅长撒谎。

“什么叫大石头啊？太容易识破了吧？”维多利亚心想。

于是她赶紧转移了话题：“龙保养得不错。”

“是吗？呵呵，其实它不算是我的财产。”拉雯德抚摸着地龙，安抚它冷静下来，“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要搭车到附近的小镇，芬代尔。”

“正巧，我要去那做点生意。”

“那能不能……”

“没问题，”拉雯德爽快的答应了，连维多利亚也没想到会这样顺利。“只是，要让这孩子慢点走了。”

幽灵系魔族，难怪连皮都没擦破一点。车上，维多利亚看着拉雯德，心里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与维多利亚不同，拉雯德坐在对面，不停地打着哈欠，无论车里再怎么颠簸，她的困意都没有减少半分。

既然是魔族伪装成人类，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必然有所企图。只是维多利亚没看出来，眼前的这个人，完全没有恶意。就算是自己做了坏事，撒了谎，拉雯德也丝毫不在意，心胸宽广如圣人一般。

想到此，维多利亚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要她不说，拉雯德就不知道自己已经看穿了她的身份。

“话说，你有弟弟妹妹吗？”

突如其来的搭话，让维多利亚有些措手不及，差点要把剑给拔出来了：

“没有，怎么突然问这个？”

“旅途有些无聊，想着跟你聊聊天，相遇即是缘分嘛。”

太自然了，维多利亚始终无法放下心中的疑虑。由此，话语的意义也产生了偏移。她想，要先知道对方更多的信息才行。

“你从哪里来的？”

“很远的北方呢，最近一直在赶路。”

“怎么不坐火车？”

“太慢了，还是传送快一点。”

维多利亚想象出了在地牢里开着马车横冲直撞的样子。

“而且，我想要快点见到自己的妹妹。”

拉雯德不经意流露出悲伤的神情。她望着窗外，不停地讲着自己与妹妹的故事。

维多利亚听得还蛮有兴致，继续想象着两个魔族之间的亲情。

拉雯德说，在妹妹长大之后，便很少相见，也鲜有互发消息。除了一些工作上的原因，她感觉自己的妹妹越来越冷漠。上次见面时，妹妹甚至做出了抵抗的行径。

“你知道吗？我想跟她睡一起，被她狠狠拒绝了。她小时候都不会这样的。”

“等等，这不是妹控吗？”维多利亚在心里默默吐槽。等她说出口，又变成了另一句话：

“或许，她需要点隐私吧。”

“还有更过分的。我好心想着要给她道歉，送她一份礼物。”

“嗯”

“我决定买些好看的衣服给她穿。女孩子嘛，肯定喜欢漂漂亮亮的。”

“然后呢？”维多利亚注意到了拉雯德身上的名牌衣饰，价值不菲。

“结果她也不穿，反而更生气了。虽然她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就是了”

“你买的不会是内衣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维多利亚后悔说出这句话了。拉雯德现在对她表现得极为热情，恳求她来出谋划策，解决姐妹间的情感问题。

维多利亚神游回了前世的记忆。她同样有个优秀的姐姐。她多么希望，在最无助的时候，姐姐能挡在自己面前。因为对姐姐的仰慕和敬佩，反而疏远了这份情感。她曾幻想过，自己与姐姐亲密无间的互动——在生日那天，她穿上了姐姐买给她的性感内衣，姐姐顿时心生爱意，温柔而又急切地将她推倒……

“等等等，我在想什么啊喂？”维多利亚红着脸，赶紧从幻想中脱离回来。

“你说，我妹妹她，是不是真的讨厌我了？”

“怎么会，没人会讨厌自己的亲人。”

“但是，但是……”

“你只需要真心对待她就行了，不用担心。”维多利亚没有想到，自己会对一个魔族推心置腹。

“我是不是该多陪陪她？”

“没错。不过还是要保持点距离，”维多利亚认真地思考道：“你知不知道她喜欢什么？除了衣服。”

“这个嘛，不太清楚。”

“那就去仔细调查，让你妹妹知道你的心意！”维多利亚突然很振奋，她好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我到地方了，谢谢你。”

拉雯德不舍得送维多利亚到车外，临走前，真挚地对维多利亚说：“我要谢谢你才对，你说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待维多利亚走远了朝她挥手，她还不忘客套一句：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 第十四章

这章接着第十二章，讲述尤百合战斗时，被佳登儿打断，继续引出佳登儿的身世，通过梅林来侧面描写乐团成员的神秘与强大。再次引出梅林的情感和故事线，让法芙娜提一嘴工匠艾琳·蜜勒，再引出角色人偶师。

法芙娜登场后，试图拐跑尤百合，薇薇安因为尤百合的举措而生气吃醋

薇薇安：饭菜做好了（未读）

薇薇安：快回来吃晚餐！（未读）

薇薇安：再不回来就全吃光喽~（未读）

薇薇安放下手机，一副悻悻然的样子，头发有些凌乱，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她拉住奥利维娅的手，问道：

“哈~咻~，尤百合是还不会用手机吗？”她打了个哈欠。

奥利维娅牵着薇薇安，走得很慢。她边走边说道：“她对魔法的掌握，算是比较有天赋的了。”

“哼！那还是我的功劳。”薇薇安倒在奥利维娅背后，将脸埋进衣服里蹭来蹭去，“她人呢？”

“在探索法夫纳地牢吧。”

奥利维娅就这么惯着薇薇安的小动作，越走越慢。

“法夫纳？呃……”，薇薇安抬头看向奥利维娅，突然想起了什么，“法夫纳！”

薇薇安猛地甩开了手，边走边穿上鞋子，转身一跳一跳的对奥利维娅叫道：“我要去救尤百，额，救佳登儿，她有危险了。”

奥利维娅看着远去的薇薇安，眼神中难得流露出淡淡的失落。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尤百合正不断招架着来自黑珍珠的猛烈攻势，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着。在实际的战斗中，她逐渐有些力不从心。

魔法能力的增强似乎是以战斗技术的削弱为代价，尤百合尽管能看清招式，可每当试图施展战技时，总是慢了一拍。结果就是引来了黑珍珠的步步紧逼。

“我的战斗熟练度怎么也交换了？”尤百合心想，她现在无暇思考原因，更难以注意佳登儿的行动。

站在墙角的佳登儿闭着眼睛数数，像在玩捉迷藏一样。她数到了180，然后，她饿了。

才三分钟，佳登儿就忘记了尤百合交代的话。她蹲着看两人的战斗，觉得无趣，又绕着房间四周走了一圈，回到原地时，她更饿了。

她想要叫停两人。做什么不如吃个饭先。于是，佳登儿站在黑珍珠的床上，向两人挥手。

此时战斗正酣，黑珍珠首先发现了异样，可是面对尤百合，却不能做出回应。下一秒，尤百合的剑便要挥舞过来。

佳登儿看见了桌上有瓶闪亮的药水，她不知道那是指甲油，无意中小抿了一口。她真是饿极了。

霎时间，昏暗的八方空间中，万象靃靡，向死而生，诞而复败。枯骸生腐秽，亵渎萌恣睢。恸泣声空转久居，不可知其源。

尤百合感觉事有不对，后撤一步。一幕硕大的黑影从天而降，踏在黑珍珠身上，顿时化为一滩肉泥，猩红的血肉四处横飞，溅得尤百合一脸。

定睛一看，一条狰狞的巨龙匍匐在地上，他吐息产生的热气扭曲了空气，尾巴从尤百合头顶甩过，激起层层灰土。

房间的整个上空被巨龙的身躯笼罩，法术的光芒在其漆黑的鳞片上留下阵阵涟漪。

巨龙背对着尤百合，完全忽视了她的存在。一阵低哑的巨吼震撼着尤百合的耳膜。

她立马反应过来，巨龙的目标是佳登儿！也就是此处万般异象的源头。巨龙伸展肢体，蓄势待发，仿佛它才是挑战者。

来不及思考了，尤百合收起剑，从巨龙的足下钻了过去。

在一股股凶猛的炽焰下，尤百合艰难的推进。火焰的包围下，毫无疑问是佳登儿的身影。

场景还在不断变幻，火焰也越发无力，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这个时刻」的降临。

一只手拉住了尤百合的围巾，阻止了尤百合的最后一步。

她来到了深渊之上，周围逸散着无尽的尘埃，在随着呼吸而律动。

巨龙消失了，面前是佳登儿。她闭着眼，双手合举在胸前，张口歌唱着。听不见声音，却能感受到，生命的颤动。

尘埃因佳登儿的歌唱而富有灵性，闪耀着汇集在一起，凝聚出光与热，接着又发散出更多的尘埃。

文字无法形容音乐的美妙。宏大的「声音」不断蔓延开来，吞噬着一切，甚至于法则与秩序。任何语言都不可描述此时古老而疯狂的超验感受，只能任凭自我堕入最原始的混沌。

接着是无边的黑暗。

这是尤百合第一次地牢探险的全部经历。

这是这个宇宙的尤百合第一次地牢探险的全部经历。

这是那个宇宙的尤百合最后一次地牢探险的全部经历。

过了一个晚上，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薇薇安：“她怎么样了？”

“没死，真是惊奇。怎么？你也会关心别人？”

“我应该反问你，什么时候学会爱惜自己的财产了？”

“什么意思？”

“我亲眼看见，你保护了那个奴隶。”

餐桌上，一副棺材静静地躺着。一人大小的乌黑棺木上，镀了层金边，中间刻着四个字——永恒的家。

棺盖由里面缓缓打开，尤百合在其中沉睡着。旁边两人的谈话声打搅了她的安眠。

“好吵。”

尤百合慵懒地挣起身来，伸展双手想要伸个懒腰。

一只手冷不丁儿的伸过来，捏住了尤百合的脸颊。力度不大不小，就像揪住一只小猫的后颈。

“侬要做什莫？”尤百合看向左侧，生气地抓住来犯者的手，想要挣脱开来。

映入尤百合眼帘的，只是一个小男孩，体格与佳登儿一般，却穿着极不相符的西装。他正戏谑地打量着尤百合的面庞。

更加令人疑惑的是小男孩的右肢自肘关节以下竟然是金属制成的机械臂，冰冷地抓着尤百合。或许是骨传导的缘故，尤百合能够清晰的听见，手臂内齿轮转动的咔嚓声。

“人类？你跟薇薇安什么关系？”他突然发问，盯着尤百合的眼睛，十字的瞳孔发出锐利的光。

“都说了，是我的仆人。”

尤百合在右边听见了薇薇安的声音，顿时安心了不少。

“呜，这亚怎莫说？”

他松开了手，神情也放松一点。刚刚似乎只是在演戏，只是为了施压。

尤百合揉了揉自己僵硬的后颈，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躺在饭桌上。准确来说是躺在桌上的棺材里，而自己就像一份点心。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舒服？”薇薇安叉着手，问尤百合。

“是挺舒服的，整个人都清爽了。”

“那当然，这可是「血魔的寝床」。看来你已经完全适应这具身体了。”

“你在说什么？”

薇薇安疯狂的向尤百合眨左眼。尤百合逐渐想起了之前，薇薇安与她的约定：眨左眼是“不该说的不要说”，眨右眼是“不该做的不要做”。

（之前的某个时刻）

“拉钩……”

“拉钩，上吊，一千年，不许变。不过，如果你俩眼睛都眨，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眼睛进灰了。”

尤百合在两人之间，刚好挡住了那个男孩的视野，他因此没看见薇薇安的小动作。

尤百合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左边那人就是传说中的法夫纳。只是，这与她想象的，也太不同了吧！？

她转过身来，向那位小先生伸出右手，表示友好：

“你好，法夫纳先生是吧，我是尤百合。”

“不怎么好。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薇薇安的……”尤百合想到薇薇安的暗示，大脑飞速运转，尝试将所有已知的字词串成一个谎言：

“我是薇薇安的狗！！！”

尤百合没这么说，为了读者着想，她觉得还是少玩一些烂梗比较好。

“我是薇薇安的仆从，本来是人类，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变成吸血鬼了。”

尤百合把左手悄悄地背到身后，向薇薇安比了个大拇指。薇薇安捂着嘴，没憋住偷偷笑了一声。

法夫纳脸上怀疑的阴霾还没消散：“可你是人类，”不过很快他摆了摆手，不再执着于此事。坐在椅子上的他翘着二郎腿，打了个响指，身后的阴影中浮现出一排女仆。

这些女仆身穿统一的黑白女仆装，只看服装难以分辨她们。她们都身材高挑丰腴，肤色貌美细腻。尤百合打量了一圈，发现之前遇见的两位——蓝玛瑙与红宝石。

不过这些女仆也各有特色，除了瞳色的不同，身上的配饰也能表现每个人的性格。此外，还有明显的枷锁负担，显示着她们的奴隶身份。

奇怪的是，这些枷锁看起来都极易解开，可没人想这么做。一人除外，尤百合想到了黑珍珠，她身上的项圈格外沉重，上面隐约还施加了骇人的禁制魔法。

黑珍珠现不在此列，不知去向。

法夫纳没给尤百合回忆的时间，他马上又问道：

“你要不要来我的地牢工作？”

法夫纳用他稚嫩的声音邀请尤百合，这出乎了尤百合的意料。

不只是她，法夫纳身后的女仆们也很惊讶，但很快转为了喜悦，拥到了尤百合身边。

法夫纳看着，没有阻止她们。可见，这位主人的管理极为宽松，又或是他不在意。

尤百合被一下子淹没了，在复杂且迷人的香水味中，迷失了自己。

好大，好幸福(ღˇˇღ)

薇薇安眼看着尤百合即将被抢走，也钻了进去，试图把尤百合拉出来。

“怎么有人当面挖墙脚啊？法夫纳，管好你的下人们。”

薇薇安单凭力气不足以平息这混乱的场面，只好求助于在座的之中最强的那位。

“我相信每个智慧生物都具有一定的自由意识。”

尤百合挥舞着双手，游水般地挤出来。她喘着粗气，面色潮红，嘴角残留着透明的稠状液体。

法夫纳也觉得不妥。很久以前，他就改变了以权威压迫他人的习惯，而是向世俗靠拢，思考如何使用“公平交易”来解决问题。

他有的是财富和权力，等价交换的天平自然而然地向他倾斜。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交易的过程中，他往往会给出更优的报价，只是作为补偿。

当然，没人会拒绝天降的好意，也没人敢。

法夫纳因此在魔族中有着不错的口碑。

法夫纳有着多处地牢的所有权，薇薇安地牢的场地便是他租给薇薇安的。在他眼里，地牢是存放物品的好地方，并非赚取钱财的场所。

从这种角度看来，法夫纳说出想要尤百合的话也不奇怪了。或许，他想要再添加一件收藏品。

“不如这样如何，刚刚你提到，你那边缺少人手。作为尤百合的交换，你可以带走我的一名女仆。”

还没等薇薇安否定这个提案，法夫纳又提出了新的筹码：“还有灵石方面的优惠……”

一只史莱姆从阴影中蹦出来，精准的落到了尤百合脸上。尤百合猝不及防，仰面向后倒去。这个意外打断了其他两人的谈话。

“别闹了，佳登儿。”

“佳登儿？”尤百合躺在地上，举着这个透蓝色的粘液生物。天花板上，吊灯的光芒透过史莱姆涌动的身体，她看见了一串冒险家铭牌挂在外面，似乎被史莱姆撑着。

“真的是你，担心死我了。”尤百合抱住了史莱姆形态的佳登儿。冰冰凉凉的粘液仿佛要融化在臂弯中。

“还有一个人，我也很担心，黑珍珠去哪了？”

法夫纳解释道，黑珍珠自从到这里后，一直不能适应，精神状况不容乐观。任何事物都可能会导致她精神崩溃，甚至人格丧失。

他尝试对黑珍珠进行治疗，然而并没有什么结果，她的精神值依然会缓缓降低。在黑珍珠自己的请求下，她参与了一些战斗工作。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在战斗胜利后，黑珍珠的精神值竟然略微恢复了。据她所说，在战斗中，她能回想起一些东西。但是之后问起，黑珍珠又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过最近又发现，如果她经历死亡，精神值反而会损失更多。”法夫纳边解释，边带她们来到一个昏暗的小房间。房间中不断传来凄惨的呻吟和错乱的喊叫声，令人不寒而栗。

尤百合不解，问道：“什么是「精神值」？”

一直跟在其后的薇薇安做出了回答：所谓精神值，就是个体精神状态的具象化。平常情况下，会随着心情变化而有所波动，但总是保持90以上。当然，不会超过100。而遭遇类似死亡这样的重大事件则会产生负面情绪，并降低精神值。通过适当休息可以恢复。

精神值越高，对心灵类攻击的抵抗越高，反之则更容易受感官世界影响。具体来说低于60就会产生行为表现。

“你刚刚应该体验过了，佳登儿不小心释放的心灵扭曲余波。所以我把你放入了血魔的寝床，为的就是让你快速恢复过来。”

“不是？姐么，”尤百合一瞬间联想到了巨量杂乱的信息，冲刷掉了她将要提出的问题。缓了五秒后，尤百合抓着薇薇安肩问道：“为什么是数字？你们怎么知道的？要是精神值过低了会怎样？”

“会化成灰烬。你见过的吧，不过不会复活就是了。”

“那不就是真的死亡了吗？”

“真的死亡是生命特征消失，躯体会保留下来，慢慢腐烂，而不是直接就……总之，那是非正常死亡。”薇薇安依然冷静的回答着问题。

法夫纳在旁咳嗽了两声，插话道：“现在，黑珍珠的精神值是21。如果那时没有及时‘转移’她的话，”法夫纳看向了佳登儿，“说不定已经被消除存在了。”

尤百合不可思议的看着佳登儿，而对方只是在薇薇安怀里静静躺着，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对这些复杂概念也不感兴趣。对佳登儿来说，只是打嗝而已，能影响什么？

而法夫纳的话点醒了尤百合，是啊，这不是死亡，而是「消除存在」。堕入癫狂之人，会被「世界」排除。这个概念被刻在了尤百合心里，这是她未向那位神询问的最重要的事之一。

“失去欲望之人，无法获得愿望，无法选择理想，为何行于世间。”法夫纳晃了晃离神的尤百合，说道：“我们继续来谈谈交易的事吧。”

{现在可以公布的情报}

已遭遇的「悖论生物」：

佳登儿

史莱姆星神，体内蕴含着一个平行宇宙。现收容（划掉）收留于薇薇安地牢。

“就像一个口袋。翻转过来，「里」即是「外」，「外」蕴于「里」。”——泰坦会第72席，韦斯普奇。

狄欧慕斯（印象）

亘古的全能女神，创世神，灵感与智慧之神。曾有人提出，祂无法创造，并搬起一个自己无法搬起的石头。

“这很好解决。只取决于祂想不想。”——神父，乌托

### 第十五章（残缺）

“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难道有人能眼睁睁看着灵魂被束缚着，肉体被折磨着的美少女逐渐堕落，直至陨落，如同昙花一现。不，不能！我不能将悔恨长流心间，侵蚀我的高洁。”

“这里也没观众，你怎么演起歌剧来了？”

“唉！”（一声夸张的长叹）“你无法理解我，就像……”

“好吧，那我就走了，”薇薇安张开双臂，把史莱姆形态佳登儿抱在怀里，头也不回的走了。

法夫纳拍了拍手，两名女仆从阴影中走出，小心的将黑珍珠放入血魔的寝床，盖上棺盖，然后尝试用力举起。没想到重量超过了两人的力量，另外又来了三名女仆，合力才把寝床举上肩膀。她们五人卖力抬着，勉强能跟上薇薇安的脚步。

“欸？怎么不劝我一下？就，就走了？”

“这场交易很公平，各取所需。”法夫纳伸出手，绅士般的牵住了尤百合的手，扶她下桌。“放心，我的小公主，我不会把你当奴隶对待的。”

“虽然有点怪，但是他叫我公主耶！”

尤百合心中萌发一些复杂奇妙的情感，在被迫适应和服从一位温柔的陌生人时，她变得有些混乱。

法夫纳的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与他外貌不符的成熟，但想法却很容易看懂。尤百合有股想称他为哥哥的冲动，但总觉得叫他欧豆豆（弟弟）会更可爱些。

因为尤百合的思维过于跳脱和简陋，导致法夫纳完全无法看穿她。在尤百合犹豫的眉间，法夫纳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抱歉，你还不适应这里吧，我带去休息吧。”

“果然还是叫弟弟好。”

“什么？”

“我可以叫你弟弟嘛？求求了”

“真是有趣的女人！”（我真的太想玩这个梗了）“不行，我不接受。”法夫纳微微一笑，马上又收了回去，“龙族是独行的生物，不习惯有亲眷。”

尤百合激动的心情被打入了冷宫。

她并不知道有关龙族的一切。只是从以往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一个大概的影子——龙可以变身为人形态，龙很强大，也很傲慢。

实际上（设定上），只有龙王可以幻化人形而且实力不改。

法夫纳作为原初的七龙王之一，掌控着暗元素的力量，可撼动星辰的运作。

另外的六大龙王分别为：永恒北境冰龙，日出之境熔地巨龙祚吾，司电迅龙，至上光辉，吞噬虚无夜眠龙，万水之源龙㳉

这些知识将很快传入尤百合的耳中，毕竟这座宅邸中不乏对龙王的仰慕之人。

尽管尤百合也没展现多大兴趣。龙王？与我何干？

还没透露身份的龙王默默的送尤百合到房间。他止步于门口，轻轻的说道：

“我累了，要去休息一会儿，你也休息吧”他亲自缓缓的合上门，独自将尤百合关在里面。

尤百合还以为会发生什么，蹑手蹑脚的躲在门后，听外面的动静。

除了听见他与女仆的谈话声和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她再也没听到别的。

百般聊赖的尤百合躺到了整理好的床上，挥动着无处安放的手脚，直到弄乱床单为止。

“外表看似小孩，内心实则是霸道总裁的强大龙裔，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法夫纳，堂堂登场。”

尤百合开始想念薇薇安的吐槽了，至少有她在旁边，不用自己吐槽自己了，她心想“对的，不对，对吗？，对……不对不对，我要干什么来着？”

“我带着对萝莉的喜爱而来，但现在我周围都是什么？”尤百合捂着眼睛，整理着杂念“周围有一个小男孩，一群穿着女仆装的漂亮大姐姐……感觉，还不错嘛……嘿嘿”

“小男孩？不对，这个世界不能通过表相理解，他或许都几万岁了。”（猜对了，但是没有奖励）

“可以出现男性嘛？或是雄性？既然不是什么姛小说，应该……可以的吧，我分不清啊，真的分不清啊，兽人就算了，骷髅也有性别嘛？”

“我还以为法夫纳是大姐姐呢！”（她之前听成法芙娜了）

“酸溜溜的，薇薇安这种角色，就算她明白我的意思，肯定背地里还是会吃醋。”

尤百合的意识如同根源之树的支脉一样蔓延。

“到时候，我对她这样说：你上次给我的吻，我还没还回来。接着直接就亲上去。她肯定反应不过来，然后原地爆炸。”

“对付傲娇，还得是这样……”

睡眠无声无息的侵蚀了尤百合“高洁”的内心，使她陷入深深的安眠，无比甜美。

还好她入眠了，不然她的心流将映射为无穷无尽的文字。

“你醒了，”

现在是什么时间，对了，手机，手机

怎么了，红宝石姐姐，

小嘴真甜，话说，你怎么留在这了

说来话长，不过，我可不是他收买进来的

呵呵，我知道，法夫纳先生嘱咐我，要认真仔细的服侍你

现在，我听命于你

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嘛？

点点头

可以再给我出道谜题嘛

呵呵，谜题有的是，不过你就这点想法嘛

红宝石伸出一根手指抵在唇前，眼神仿佛在暗示什么。

“难道那种不可言说的事情也可以！”尤百合不会放过任何涩涩玩笑。

“在这里，最不可言说的事情，是离开这里。”

为什么？这里看起来挺舒适的啊

红宝石没有明说，而是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条龙。

这条贪婪的龙用尽所有来填补自己无尽的欲望

强调（引用）「」

与手机显示文字的一行相当，显式分行符号：

—————————————————

狄欧慕斯

我或许要换个输入法